

歷代名臣奏議

三百二十八之三十九



| | | | |
|-----|----|----|----|
| 漢書門 | | | |
| 六〇 | 三〇 | 四〇 | 二〇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二〇 | 二〇 | 二〇 | 漢 |
| 函 | 〇 | 〇 | 書 |
| 八 | 〇 | 一 | 類 |
| 架 | 冊 | 號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2261 | |
| 冊數 | 60 (58) | | |
| 函號 | 287 | 34 | |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二十八

吳郡張

溥刪正

禦邊

宋仁宗時翰林學士宋祁議減邊兵上奏

祁知成德軍論蠻夷利害劄子

祁知定州上便宜奏略曰聞天下根本在河北

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為國門戶且契

丹搖尾五十年習不畏人狼態獬心不能無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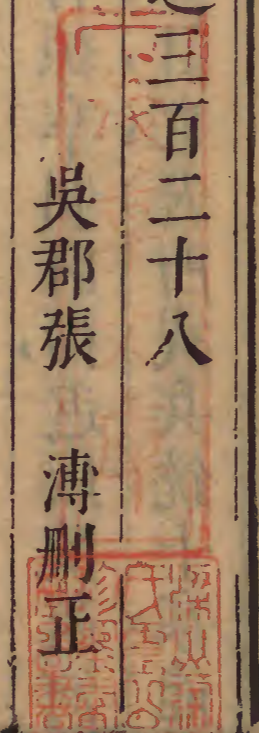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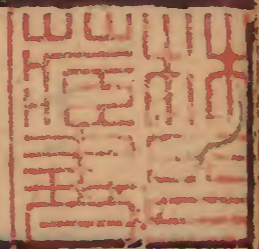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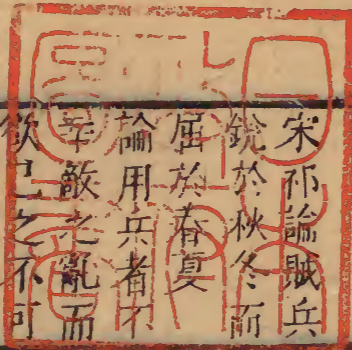
今舐齧垂涎欲肆嚙者惟定與鎮二軍不戰則

奏議

卷三百二十八

九

宋祁論賊兵
鏡於秋冬而
屈於春夏
論用兵者不
卒敵之亂而
欲已之不可
亂不畏彼之
侵而患所以
來其侵
請合鎮定為
一路



進搏深趙邢洛。咋脆撞虎。血吻婪婪。無有患矣。臣所深計者。以爲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之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歆艷樂關。莫若賞重而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強夫恥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關猶負。無穀與財。雖鎮金城。定湯壕。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糧。返以陝西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計也。夫西戎兵銳士寡。能略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虜憚爲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筦衽上行。故曰謀契丹患。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已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閔然聚。霍然去。雲奔飈馳。抄後掠前。此馬之長也。強弩巨挺。長槍利刃。什什相聯。伍伍相遮。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

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毆而去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勢不可離。今判爲二。恐謀之未詳。自先帝爲一道。帥專而師不分。故定樞其胸。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其顯顯有害者。屯寨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耶。臣請合鎮定爲一路。願以將相大

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無苟且意。策之上也。河東馬強。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走。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契丹之墮。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

宋祁上禦秋
論七篇

至和二年祁又進禦秋論表

上禦秋論七篇一赦西羌之罪許以

金帛十萬使之合兵抗北狄二請用賈誼五餌之策壞虜之耳目腹心一論虜殘我之河北我當殘虜之幽薊一請權建滄州一道以打東垂一論三空宜早實五誚宜速除一令

輕騎出河東以殘雲應出雄州以襲幽燕治
戰船出青萊浮海以動營州出寶貨募使者
賂新羅達靺鞨黑水等戎使叛契
丹一請朝廷自治以待彼亂

慶曆七年樞密使文彥博論討戎瀘小夷不必
自秦鳳興師奏

文彥博論戎
瀘小夷作過
本處白芳子
弟及寧遠兵
士自可禦過
不必遠自秦
鳳興師
王堯臣請勞
來陝西之民

仁宗時王堯臣爲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爲
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
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
關中之民凋弊爲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
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言陝西兵二十

請救邊吏常
遠斥候

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者止十萬賊衆入寇常
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
三勝由衆寡不侔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
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團土兵以二萬屯
渭州爲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爲原渭聲
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
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並塞地形雖
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砦柵爲
控扼賊來利在虜掠人自爲戰故所向無前若

包拯論殿中丞通判信安

延州之金明塞門砦鎮戎之劉璠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砦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鈔略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鬪志若以精兵扼險彊弩注射旁設奇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寡而勢分也若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又論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為賊先據勝地誘

軍張田著邊說七篇詞理切直深究時病請選將帥練卒伍廣積聚論代州守將尤不可輕授請支內帑錢絹逐路收糶以實邊廩請令諸軍分屯河南充鄆諸州三年一代并禁諸州公用錢糧增外不得回易請令探事人

致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生羌合戰賊始縱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奚挽彊注射鋒不可當遂致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敕邊吏常遠斥候遇賊至度遠近立營砦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

監察御史包拯進張田邊說疏

拯又論契丹事宜疏

拯又上疏

中報大事不
許虛傳打圍
移帳放赦修
城小事
葉清臣論羌
戎變詐不宜
乘小安而忘
大辱
論富弼范仲
淹夏竦鄭戩
韓琦田况劉
渙孫沔王德
用罷籍狄青
范全將偕張
允劉貽孫七
德基張慤可
任川

蘇紳請速發
廣東西澄海
湖南北雄武
等軍詣宜州
策應

拯為河北轉運使乞河北添糴糧草上疏

拯再請移那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

拯又請擇探候人上疏

時陝西用兵判國子監葉清臣上言

仁宗御便殿訪近臣以修邊之策清臣為翰林

學士權三司使上對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二十八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二十九

吳郡張溥刪正

禦邊

宋仁宗時安化蠻蒙光月率眾寇宜州敗官軍

殺鈐轄張懷志等六人三司鹽鐵判官蘇紳上

言曰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為意而鮮復留意南

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

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眾不

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恃其險絕亦

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唯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蠻人畏服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而震疊荒裔。彼六人者。雖不善維馭。自致喪敗。然銜冤負

耻。當有以刷除。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爲餽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它兵伐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備卒。爲曠日持久之計。伺得便利。卽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

奏議 卷三十一
絕蹊徑縱使奔迸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爲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爲聲援如獲首級卽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况廣西溪峒荆湖川陝蠻落甚多大抵好爲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讟可保數十年無俶擾之虞矣朝廷施用其策遣馮伸已守桂州經

制之蠻遂平

皇祐五年直集賢院劉敞論城古滑州有不可上疏略曰朝廷與羌戎約和久矣今一旦奪其地而城之棄明信規小利使夷狄有以窺中國不可一也羌戎種落非一族也自見稍侵必人懷疑交謀間諜以新城爲比或能相率大爲邊患不可二也自始築城到今半年耳所費已鉅萬計秦州爲之空竭而調給饋運不可勝紀設復屯兵守之日引月長財盡力竭則關中皆

劉敞論棄古滑州便

可憂不可三也。向者虜出爭利，多殺官軍數千人。後雖擊破其衆，足以相當，而慮怨益深，其志復得故地而已。若兵不解，憂患方起，不可四也。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江湖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窺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糜國財用，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此咫尺之地，計功則可辱，言力則可耻，慮患則可憂，昭昭甚明，而談者不忍決之，謂爲傷威，臣所不論也。

仁宗時敝又奏

至和元年，侍御史趙抃論契丹遣使無名，上言略曰：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厥後繼入邊境，故賈誼有太息慟哭之說。唐德宗許吐蕃盟會，至時竊發平涼，故渾瑊有狼狽奔遁之事。初皆甘言厚意，終乃背約渝盟。今契丹使來無名，其勢未已，僥求不一，詭詐百端，稱息民以息我師，幸重賂以因邦賦，爲意不淺，其可忽諸。

嘉祐五年，侍御史呂誨論邊備弛廢，上疏

論治軍旅者
當取其大節
趙抃請講求
捍禦之策

呂誨請令生
戶遷入漢界

者依熟戶例
標撥山土
蘇舜欽論討
不如守
胡宿請割濱
棣德博以隸
滄

仁宗時蘇舜欽論西事上疏
英宗時胡宿論河北備邊事宜合分滄棣爲一
路上奏曰臣聞地有常險而國無常地此古今
得失之勢異也古者北有盧龍之塞白檀之險
隔限南北中國得之控扼北狄今此二險虜反
有之河北地面無險可守自河南北達于澶淵
平壤二千里景德中一旦虜騎至河上當是時
去祖宗才四十年兵強將勇習知戰鬪至煩章
聖親駕虜始懼而乞和河北各將帥有若楊延

昭馬知節李九則何成矩孫全有盛名扈駕則
李繼隆石保吉內臣則秦翰皆數經戰陣自河
決商胡失橫隴故道中國忘大河之險虜乘虛
擣滄景則山東危願用張宗益郭申錫言割濱
棣德博以隸滄別爲一路屯兵以扼虜衝備不
虞國之福也

宿又論邊界守約束上奏略曰臣聞憂患之來
多藏於細微而生於人之所忽自邊臣趙滋舉
行界河打魚刈葦一切禁斷由此漢兵多與北

請勿禁界河
打魚刈葦

人爭鬪累年不絕和好之體一旦至此怨隙之間亦不在大去年八月庚寅大雨水今春彗孛謫見上天不言以文象示下陛下宜思內外憂患彌縫其闕蓋有備則患不能深無備則亂不能起界河武恩趙用輩雖時立小忠皆不達大計宜密行誠約臣觀景德詔安撫司皆防微慎重自景德已後詔書數更北人打魚安於積習邊吏弛職不復譏呵及至舉行舊條而淵魚見察衆狙皆怒履霜已深堅兵且至願大臣早爲

論西賊尚有窺伺邊隙結納熟戶之意邊帥宜備不虞請外固權和之形內修守禦之備

之備國家承平百年與虜通好者六十歲內外無患前世所未有近年邊遽來上不過侵誣尺寸疆候此夷狄之常態縣寨之本職移文足以辦之何遽至興甲兵哉水且至宿又論西夏事宜上疏其不宿知制誥論邊事上奏略曰國家承平百年其間通和居六十年前世所未有近日戎人移建鋪居侵越代州疆界吏止之虜兵與漢兵鬪又雄州奏契丹人騎兩過拒馬橋南伐去柳栽千

餘放箭射歸信縣尉。又界河舊制，北人不得取魚。雖素有禁防，或聞私亦曾採捕。舊不聞有鬪爭之事。近年禁禦太密，鬪爭不絕。亦曾射傷巡檢，殺死邏兵。邊臣恬然，曾不爲怪。朝廷奏報，視爲閑事，未審鬪爭不止，其末如何。皆積不相能，馴致此豐。履霜之漸，堅冰且至。誠懼章聖和戎之策，從此而壞。國家居常備陝西，次及河東，未嘗深留意於河朔。陝西河東西路兵官，經朝廷選，所得差多。極邊城寨都監寨主之類，則又許

帥保薦，頗得土人曉識山川險易。習知蕃戎情態。又有內屬蕃部爲之障蔽。土兵蕃落保捷之屬，皆便弓善戰。以一路兵力得良帥制之。寇至可以戰，可以守。河東險固，去年西賊燒劫涇原秦鳳熟戶蕃部。迄今環慶賊馬鈔略未已。然今年歲在東井，東井秦分爲關中之福。星家之說，鎮歲所在不可加兵。宜勅沿邊諸將嚴兵爲待。賊若大舉犯順，我得天道，不宜縱敵。兵法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

勝彼自守窟穴無所侵軼不宜提兵深入自違
天道前所謂朝廷未嘗深留意於河朔者豈非
恃盟好重改作防虜人之疑乎方今之計莫若
外固權和之形內修守禦之備且河朔地形無
險可守自雄莫巴南平壤千里往時黃河流入
虜境無慮五七里自河決商胡不由橫隴故道
河北水流散漫失中國大河之險不能限隔戎
虜盛冬兵合胡騎可過虜人若以精騎擣滄景
之虛長驅南下則京東搖矣河北雖有塘水城
壁利兵堅甲無所恃之臣非能知前後通邊事
者言之多矣

知諫院司馬光言備邊劄子

司馬光請救
邊之急不可
外示閒暇養
成大患
請嚴戒北邊
將吏若契丹
小使如魚船
柳栽之類止
可文牒禁約
不得輕加矢
刃

治平元年光又乞戒邊城濶略細故上疏略曰
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隙起於趙滋
而朝廷至今未悟以二人爲是而以循理守分
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而生事或以開
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
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

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
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
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
如此而望我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
而求湯之不沸也。真宗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仁
宗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爲國主。歲捐百萬之
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已之愧。
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已
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忿。心不畏懼。
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切爲陛下惜
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
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
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才別
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
而以趙滋爲法。妄殺虜民。戰鬪之端。往來無窮
焉。况今民力凋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
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
以契丹失權。臣恐國力未易支也。

請降詔令中外上書言邊事

光爲龍圖閣直學士乞留意邊事上疏略曰諒
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每歲所賜
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
廷不爲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
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爲謀主入寇則
用爲鄉導也其所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
意以爲東方客軍皆不足畏唯熟戶弓箭手生
長極邊勇悍芒鬪若先事剪去則邊人失其所
恃入寇之時通行無礙也所以數揚虛聲驚動
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諸蕃公
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
虛入寇也凡此事若不早爲之慮使姦謀得成
切恐其爲國家之患不可量也

四年文彥博奏

起居舍人傅堯俞乞備邊上奏

堯俞改知諫院乞差人經度西事上奏

堯俞又乞罷內臣招安熟戶上奏

神宗卽位開封推官陳襄奉使契丹回上殿劄

文彥博條例
薛向所陳任
將帥亟攻伐
省戍兵絕利
原慎經費五
要可否
傅堯俞請先
爲不可勝之
備以挫姦心
請擇重臣經

奏議

卷三十一

十

度西事

請罷遣大臣

李若愚等四

人招安熟戶

陳襄論安邊

息民之要莫

先於減戍卒

而用土兵

王韶論和戎

六事一和合

西戎諸族宜

如漢制護羌

校尉之官一

說木征入居

武勝軍渭源

城加贖征欺

巴威等爵命

使助漢界一

擇朝臣往涇

源秦鳳訓教

蕃兵一以蕃

官統蕃兵以

漢官為都大

提舉總蕃官

一招添弓箭

手一耕洮河

蘭鄯間諸田

子

前輝州司戶參軍王韶上書言略曰國家必欲

討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復河湟

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

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脅制河西

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能周知其意者

今往來出入於其間推恩信以撫之使其傾心

向慕驩然有歸伏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

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失

則唃氏君臣其敢復簡慢而不歸心於我耶唃

氏既歸於我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

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

謂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也今木征諸族數款

塞面內為中國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

爵命以威其部內也而邊臣以董氈故莫能為

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此所謂弃近援而結遠交

貪虛降而忘實附使董氈得市利而邀功於我

誠非取勝之術也今木征與青唐族首領贍藥

義

卷三十一

十一

等在河州。瞎征與其舅李篤瓊及沈千族首領常尹丹波等屯結。可欺巴溫與龍川首領羅結在黃河頭。三者皆唃氏子孫。各立文法。漢界遠者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皆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書入。上即令樞密院召問方略。以為秦鳳路安撫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番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韶主之。五年。韶建用兵之策。王安石力主其議。八月。韶舉兵破木征。收復武勝軍。十月。改為熙州。六年。八月。入河州。遂城之。復將兵至馬練川。降瞎吳。記進攻宥州。拔之。岷州木令征。豐州欽令征。洮州郭廝享皆路以城降。復州五關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十里。韶加端明殿學士。然議者謂韶所上功狀多欺誤不實。殺蕃部老弱甚眾。能開拓疆土而耗費中國。不可勝計。紹聖以後。王瞻復建鄯鄯之策。實韶啓之也。

鄭獬請誅种
諤併治薛向
高遵裕楊定
張穆之等罪

翰林學士鄭獬論种諤擅入西界上奏
知諫院楊繪論种諤擅入西界上疏略曰西戎

楊繪論种諤
擅入西界有
三不可

奏議

卷三百二十九

十一

有僭逆之狀已五七年擅置官司輒更年號而
但倔強於巢穴中終不敢顯然出兵爲邊鄙之
患者何哉彼雖戎狄亦不敢無名而舉矣今旣
納其逃叛者則彼之作過有名矣以中國而失
信於外夷一不可也旣失信於西則北戎亦從
而疑信誓之不實是一舉而兩失之二不可也
興師有曲直直者奮而曲者怠左傳所稱我怠
彼奮是也今若生起邊患則差往戰鬥者必曰
彼邀功生事高遵裕种諤實當其名而被堅執
銳出生入死則使吾徒爲之有不伏之心而生
懈怠焉則難以必勝三不可也外人議者咸曰
茲事蓋起於薛向鹽馬之法行之六七年今將
弊矣薛向欲求脫去而使他人乘其弊故與楊
定高遵裕种諤等建爲此謀欲求邊任而罷轉
運使之職致陝西之民從夏秋以來倡言朝廷
欲收復橫山而不恤陝西之民甚有怨咨近外
人又傳惑陛下之聽於外者楊定也惑陛下之
聽於內者王中正也致陛下銳於橫山之議者

奏議

卷三百二十九

十一

劉述請枷送
種諤下獄併
根勘薛向楊
定張穆之高
遵裕王中正
輩以正典憲
論種諤既議
追官安置薛
向等尚須追
攝勘正
張方平論祖
宗禦戎之畧

職斯二人不知此事之非實願早賜旨揮則外人浮議自弭矣

知雜御史劉述論種諤擅入西界上疏

熙寧元年述又論種諤薛向上疏

神宗時張方平出知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

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

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

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

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

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

馮暉於是朝廷始盱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

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

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詒

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

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出

臣手帝曰卿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

右正言孫覺論自治以勝夷狄之患上疏

覺又論治邊之略上疏略曰衰周之諸侯唐室

孫覺論三方
皆警宜先自
治
請講備邊選

將之方

之藩鎮皆以一國或數州之地外抗夷狄內拒天子蓋用志不分者能以小敵大委任責成者能以寡勝衆也今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總總然嘗有夷狄之患用人不專而間說者衆不假人以權而朝廷自任責故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二十九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

吳郡張溥刪正

禦邊

宋神宗熙寧三年十一月司馬光乞留諸州屯

兵劄子

四年驅密使文彥博論進築河州奏

元豐五年彥博判河南上奏

熙寧八年四月樞密副使富弼答詔問北邊事

宜上疏略曰臣五六年來切聞綏州囉亢熙河

司馬光請逐州各添一指揮禁軍屯駐文彥博請增固熙州安存蕃部然後議洮河之役論謀攻料敵宜任老將富弼請因橫使之來選人

開諭以釋彼
疑

辰錦戎瀘交趾咸議用兵唯交趾中寢其餘諸
路皆有攻討或尅獲或喪失卽傳播天下而綏
州囉亢熙河始初興舉便傳聞云朝廷必復靈
夏平賀蘭旣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此說尤
盛北虜必已探知相繼彼復聞朝廷修治器甲
簡練兵伍增築城壘積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
爲牽制之援近又分置河北三十六將按閱愈
急喧布漸久事機參合此虜人所以先期啓豐
以發代北侵境之端而不肯已也其平賀蘭平
燕之策虛實固不可知然傳者旣多且久萬口
一詞誰敢辯白設有辯者遠夷何以取信今釁
端已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議逾年未決橫
使再至事歸朝廷此邊城之職而朝廷自當之
則恐理難欸緩便要可否違之則兵立起而患
速順之則河東斥堠窄狹爲患雖遲而久遠不
便臣謂不若一委邊臣令其堅持久來圖籍疆
界爲据使其盡力交相詰難不可獨謂虜人結
豐背盟也

請養民力以
破賊

韓琦請遣使
示信罷去諸
事以釋虜疑

九年六月弼又論蠻獠侵犯乞詔諸道以寬民
為務疏

八年四月判相州韓琦答詔問北邊事宜上疏
略曰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浙路
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
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
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
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
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少
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種即
契丹壻也既恐闢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
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
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為塘泊之處向聞羗官領
兵徧植榆柳董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與於界首
無不知者昔慶曆嫚書所謂剗立隄防障塞要
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但使契丹
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
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

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
 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
 也。自虜人辨理疆界，河朔沿溝，與近裏州郡一
 例。差官檢計，修築城壘，開淘壕塹，冀北京役者
 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
 率令備足，逐處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架
 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劄都作院，頒降新樣，廣
 謀造作，澶州等處，劄為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謀
 者易窺。此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
 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
 近復置立河北二十七將，各專軍政，縣不得關
 防，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
 令兵士自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
 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騾驢，準備隨行，明作
 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論再征交趾上疏
 元豐八年朝奉郎前知登州軍事蘇軾登州召
 還議水軍狀奏

蔡承禧請安
 息湖廣之人
 蘇軾論登州
 平海澄海四
 指揮兵士不
 得往別州屯

駐
蘇轍請黜唐
義問用謝麟

神宗時御史中丞蘇轍論渠陽邊事劄子略曰
臣近論唐義問處置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
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經今多日不蒙
施行訪問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爲說
不知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任王齕以
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
執政乃以虛文藉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
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
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兼渠陽諸渠蟠踞山洞
道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
便昔郭逵知邵州困於陽光僭李浩從章惇自
沅州入過界卽敗逵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
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
兵然將非其人臣恐旣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
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
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
俾爲魚肉要須略行討定使之畏憚肯出渠陽
兵民然後爲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羣

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國強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遙度也。臣前者嘗以眾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蓋必有賢於麟者。惟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羣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倡熾。猝難剪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為無益矣。

轍又論渠陽邊事劄子

起居舍人范純仁乞戒飭邊臣勿弛備狀

純仁同知諫院條列陝西利害疏

條列陝西利害入事一移

兩路經略使只於涇州邠州置府一選擇慶渭延秦四州通判兼經略判官專主糧草覺察邊臣一罷陝西監收以其地開為營田一沿邊次邊鄉村酒店課利每月不滿二貫文者並行停閉一講求解鹽長久之法補范祥時糧草之數一如秦漢武功爵之類立為散官及衙校名品募富人入粟於邊一邊人好食西界青鹽宜於沿邊置榷務以茶貨博易

論前已誤任唐義問今不當更用彭諤范純仁論西人頓買漢物宜勅邊臣防備

盡收入官與解鹽同賣一破官錢收買黃河梢木以免陝府號鮮絳等州差夫厚費

監察御史裏行劉摯論邊事上言

劉摯論河北重地不可忽高麗入貢不必疑

楊繪請勿銳意南討而忽備西北

翰林學士楊繪論李憲討交趾上疏略曰唐憲宗命吐突承瓘為行營招討使于時白居易為翰林學士上疏切諫在其集中臣非不知陛下聖德神功過憲宗遠甚今李憲又止是副使非如承瓘之比然臣遭逢聖恩忝在白居易之位而又翰林學士三員鄧綰入試院陳繹出知府本院宿直唯臣一人則臣之榮幸又過於居易

臣不欲使唐憲宗朝獨有翰林學士白居易敢言事而陛下乃無之是敢進其區區

李周請勿疲中國以勤遠略

神宗詔近臣舉士孫固以施州通判李周聞神宗詔對謂曰知卿不遊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勤遠略致百姓窮困聚為賊盜懼成腹心之憂神宗領之

范純仁繳進漢光武報滅宮馬武詔書請復夏國常

哲宗即位知慶州范純仁繳進後漢光武詔書狀

貢
請委延州趙
尚宣布德意
許將陷蕃生
靈易向來所
得邊地
條上三策

純仁條對手詔所問邊計狀

純仁拜諫議大夫。畫夏國疆界三策略曰。若以所得夏國地土。換易陷蕃生口。此上策也。又蘭州定西城。聞元是西蕃境上。後來方屬夏國。已有景德中誓表。更不擄掠西蕃。彼雖堅意欲之。我亦留之。有名徐委邊帥。婉順商量。雖便未可罷兵。彼應難便猖獗。此中策也。又若留塞間吳堡義合。而止棄遠處難守二三城寨。則朝廷與之。不足以示大恩。彼雖得之。不足以副其欲。如此則兵不解。夷夏難安。此下策也。

請以久廢寨地給賜西夏。速令罷兵。

純仁為武安軍節度副使。乞棄廢寨地與西夏。疏。

請早分畫西夏地界。勿致失信。用兵請戒邊將。不得生事。

純仁又乞早分畫西夏地界。疏。
純仁又乞戒邊將不得生事。疏。

孫覺論葉蘭州便

劉摯論熙河

之蘭州西蕃

故地鄜延之

五寨夏戒所

有

呂陶上慮邊

五疏

請置乞弟於不問

給事中孫覺乞奔蘭州上奏

哲宗時侍御史劉摯論邊事上言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慮邊五疏

一任威斷而用兵二論開寶之

盟由田欽祚之勝景德之好由撻覽之敗今亦宜示以必誅之道破壞其姦心三滌除本根之害必復靈武而後可四論復靈武之道有三曰離旁隣之助啓嚮化之心分兵以困其力五論賈誼晁錯趙充國張敞之言可施於今日

陶又乞徙瀘州戎兵歸內郡上奏畧曰昔年瀘

州乞弟入寇始因求索一髦骨價事至毫末而

邊吏貪功覬賞擅行殺戮以至敗軍覆將搔動

一方朝廷兩命帥西討調發數萬兩蜀瘡痍今

未令復初林廣統領大兵深入巢穴及到乞弟

住坐處止有茅屋數間賊亦遁去竟不能獲後

以王光祖為瀘南安撫意欲生致賊首光祖怙

權作威肆其殘虐蕃漢被害怨淪骨髓經營數

年亦無所得今瀘州內外屯兵萬餘作為聲勢

欲致此賊其策亦疎矣夫欲致賊而不匿其形

賊不可得且萬兵之費饋運日勞雖無寇至坐

耗民力臣謂乞弟之存亡違順不足上煩朝慮

蘇軾論前後
致寇之由當
今待敵之要

宜一切置而不問。唯徙重兵歸內郡。以省橫費。戒邊臣守疆場。示不必取之意。要以歲月。當有成効。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奏畧曰。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一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

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

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氊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廼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疊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

奏議 卷三十三
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
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
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
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
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
卒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
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于遠邇。必無用武
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郵延五寨。好請
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

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敕勵戰守。深明逆
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
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
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
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有
漸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
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
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
起無窮之憂。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

密敕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反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上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

請解歸西兵
放還鬼章

二十七、日、軾又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
宜、劄子奏曰、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
在吊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
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憎
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
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
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
惟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
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河南

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
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
取熙河、全師獨克、使詔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
忠順、卽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
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旣
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王城、
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
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
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

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朞年。諸羗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敕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

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旣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

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

請使邊臣約
鬼章與溫溪
心欽瓊等合
討阿里骨納
趙純忠

十月七日，軾又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奏曰：臣近日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奏乞削阿里骨官爵。續又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為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為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眾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詬，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

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已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為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為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

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
 心。壞其羽翼。今聞温溪心等諸族已為所質。勢
 未能動。而心侔斂。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
 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
 温溪心斂。等合而討阿里骨。納趙純忠。即許
 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
 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
 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
 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
 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
 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

論增修弓箭
 社條約看詳
 龐籍施行者
 九一每戶選
 擇強壯一丁
 充弓箭手一
 每社長社副
 錄事各一名
 為頭目提舉
 武藝一選急
 脚子探報盜
 賊一逐社置
 鼓如有事故
 聲鼓勾集一

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軾知定州。又乞增修弓箭
 社條約。狀奏略曰。鼂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
 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
 縣以備敵。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
 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
 無成功。范仲淹劉滄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
 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

人各置弓箭
刀貧者置鎗
桿棒一每夜
輪差十人巡
覷一人戶出
入經宿須告
報本社頭目
鄰近同保一
社內罰錢社
長封記給捉
殺盜賊因鬪
死傷之人一
春秋點集器
械不得非時
騷擾又今日
修定可行者
五一弓箭人
戶免充保甲

冬教一免兩
稅折變料記
一弓箭社頭
日勾當三年
無罪申安撫
司給公據一
弓箭社五百
八十一村內
有人烟析生
即據戶眼定
差或外來者
亦許收充社
戶一以本戶
回易庫錢貼
支弓箭社賞
拾

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稱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疆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

為戰虜甚畏之。元豐二年。北界羣賊二十餘人。在兩界首為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萬冉昇及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鬪敵。趕趁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峪內。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斫獲首級。并冉昇亦斫到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騎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

奏請
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彊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準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彊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兩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得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

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全藉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箭社實為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遠。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

奏議 卷三十一
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輒復給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爲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卽擒獲。不至狃快。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

計其不疑異無由一事亦無害。雖然何良。計其不至於此。以主決心而事。計其無禍。計其三萬。計其人。今番。計其盜。計其小。計其來。計其苦。計其以。計其河。計其立。計其更。計其練。計其吏。計其常。計其時。計其地。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二

吳郡張溥刪正

禦邊

蘇轍請詔大臣常以戒敕

邊吏為心請決計舉蘭

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

葉與西人

宋哲宗時左司諫蘇轍論西邊警備狀。轍又論蘭州等地狀曰。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嶮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

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爲耕戰之備自開托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管覈實其事以爲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

安靖則有餘。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偶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為義也。曲直之辯。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

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怒。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較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保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

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餒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踴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修守備。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

論欲棄之策
與漢文帝同

轍再論蘭州等地狀略曰。臣聞昔日取蘭州及

漢景帝類
欲守之謀與

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為敕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為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

論范育种諤
种朴妄興邊
事宜責降葉
康直素事李
憲不可用為
熙河寨臣

先帝本意。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轍為御史中丞。論熙河邊事。疏略曰。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為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閒。若不妄

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御西蕃。董璫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璫昏病。遂爲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璫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璫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鉞寵綏篡奪之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

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未顯背畔之迹。而育等欲
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疎矣。昔曹公既克張魯。
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脫。劉
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
可傳檄而定。若小綏之。蜀人既定。據峻守要。不
可犯矣。公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
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
之間。遂不可爲。今乃於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
足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种諤
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常爲先帝所
薄。今誼朴爲人。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
掩獲。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久作隄防。亦
無可乘之勢。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藩界。誰
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兼
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
朝旨。未可安坐之處。却之則於彼爲畔。必被屠
戮之苦。據此事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
保全。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

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共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紛紜奔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明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

輒又論熙河邊事疏

輒又論熙河邊事疏

輒又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疏曰：臣竊觀朝廷

前後指揮，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

論質孤勝如
二寨復為夏
人平蕩宜擇
良帥往綏靖
一路以備不
虞

論大臣聽范
育等狂謀妄
生邊事可為
首二

論前後處置
夏國失宜

恐失其心，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冊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為改易前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永洛陷没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

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爲荒閑。近黃河者，仍以河爲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卽以鄜延

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爲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請，欲以蘭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爲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爲界。邊臣雖爲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爲夏

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遙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朝廷既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廼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既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爲差誤。以吏部

見差管勾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爲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徵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竊妄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大利。既於無事之时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爲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

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掠。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檢會前奏。移降育誼。置之佗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條列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豐之作也。急召帥臣。寘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熙河。至如种朴本

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召育爲是。則今遣之爲非矣。若以移朴爲當。則獨留育誼爲失政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孫路穆衍之流。徃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

論制敵之長筭

此卽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轍爲戶部侍郎。論西事狀。畧曰。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羗戎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璫本與西夏世爲仇讐。元吳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廼者董璫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璫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卽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旣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懽。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與涇原竊發。黨與旣立。羽翼旣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璫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

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分董璫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羗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旣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豐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臨至深。羗虜之性。重於復讐。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彫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旣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羗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鬪志。易以立

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
讐。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
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
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頃爲
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
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
原料其奸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
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旣無用武
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郾延五寨。好請
不獲。勢脅必從。以爲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
廷旣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羗虜之心。已乖
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
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邊無失。則款塞請
盟。本無愧耻。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請
求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
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
以爲慢詞旣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
彰。其一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

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
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略爲恭順使中國
黽勉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
從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
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奸心又恐將來奸窮
力屈略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
昔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爲從趙爲購
莫若從秦爲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
區之趙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
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羗人哉臣
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
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旣絕歲賜復
禁和市羗中窮困一絹之真至十餘千又命沿
邊將吏迭行攻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
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
海均覆無外憫此一方窮而無告遂勅諸道帥
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旣通和
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

利無筭傳聞羗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
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携貳若非本朝賜之
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
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
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
命諸侯之典以爲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
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
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
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拊
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
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奸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
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
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儲峙敢有
犯塞卽殺無赦彼旣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
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羗人
愧畏雖未卽款伏而奸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
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
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設

諸將增廣邊儲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
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
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
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諜得盡其力
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言不敢
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
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
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
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
有縱弛怠惰之風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
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
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豐違命
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
者涇原賊馬至者數萬殺略數千斥候不明備
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
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
下恬不爲怪略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昔
公孫弘爲相諸侯有逆謀請上侯印以塞責諸

奏請
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爲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

遜謝損其勲爵而復其位。以激勵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爲可施於今。不敢默已。

蘇頌答屯兵
漕河之問

侍讀蘇頌論屯兵漕河大要疏略曰。臣聞古者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有甸侯要藩之限。祭祀享貢之令。蓋異遠近而別夷夏也。遠人不服。則侯伯之國。得以文告而懲艾之。故文王命南仲伐玁狁。城朔方而玁狁于夷。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至江漢。而淮夷來獻。此攻伐征討之備。素具故

也。秦并諸侯，天下混一，而強胡未服。始皇使蒙恬將兵攻取，疲敝中國，卒無成功。此無外禦之所致也。韓安國將兵屯漁陽，上言方佃作時，請且罷屯，罷屯月餘，而匈奴大入上谷、漁陽，掠其人畜而去。此失備禦之所致也。自爾以來，中國未嘗無戎狄之患。郡縣未嘗無戍守之役，千金之費，歲月相乘。由是轉漕運糧之策興焉。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起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卒困民力。漢守滎陽，軍

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以給食。糧道不絕，遂興漢祚。此運漕有策與無策之相去萬萬也。趙充國擊先零，請罷騎兵，以步兵萬人留屯要害。因田致穀，威德並行。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唐姜師度守易州，始於薊門之北，漲水爲溝，以隔奚契丹之寇。又約魏武故迹，傍海穿溝，號平虜渠，以避海道。運糧者至今賴之。此皆屯兵漕河前代之明驗也。臣聞帝王之都，必據形勢，故三代居河洛之間，漢唐宅咸洛之壤。我太祖

皇帝嘗愛洛陽山川之勝始有建都之意用軍
校李懷忠陳汴渠運漕之利遂東還京師今京
師有汴蔡廣濟轉輸之饒沿邊有塘灤營屯之
固鎮壓夷夏踰於金湯非三代漢唐之可擬倫
也臣頃在先朝竊聞今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
嘗蒙神宗顧問汴渠興置利害方平奏曰古者
建國必依山川今國家都汴實據平夷之地所
以爲形勢者禁旅也資禁旅者粟帛也所以富
粟帛者汴渠也望戒有司以時開塞毋輒輕議

上官均論蘭
州塞地不可

要也
神宗深以爲然審此言亦可見屯兵漕河之大

棄
王覲論呂惠

元祐五年六月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論棄地非

卿遣折克行

便疏

警虎等入西

元祐間右正言王覲論呂惠卿違侵擾外界言

界討蕩大違

疏

詔旨

覲又狀

論張藻必黨

又狀

呂惠卿不能

又狀

正其違赦出

又狀

兵之罪

又狀

論呂惠卿欺

又狀

罔朝廷

又狀

卷三十一

二十一

代宋
上宮以備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三

吳郡張溥刪正

禦邊

宋哲宗時陳次升論西戎奏

次升為諫議大夫乞備邊賞有功奏

畢仲游論禦戎上奏畧曰太宗皇帝乘太原之

勝一舉而下易順薊三州范陽之民爭以牛酒

犒師而不遂取者餉道不繼也至雍涿之間選

十八將三道而並入一出雍州飛狐一出雁門

陳次升請先
為不可勝以
待敵
請早圖邊備
賞勵將士
畢仲游論今
日禦戎之道

兵涉其地。而寰朔應雲。涿五州開門爭下。而不
遂取者。諸將知勝而不知敗也。以祖宗取天下
之兵。用諸將定天下之智。欲復區區燕薊。一事
不應。則未足以成功。況今日之兵。非祖宗之兵。
今日之將。非祖宗之將。而所以待夷狄。非直一
事之不應。故欲爲和親與羈縻之計。則歲省五
十萬。雖厚於漢之錦袍繡袷。具帶赤綈綠繒。
而比漢猶未敢有尚宗室之請。則和親羈縻之
計。亦未爲全失。如欲遠舉大功。復周宣漢武之

論備禦西夏
當扼其所短
使不得施其

所長因其所
懼以改變其

所不懼
論元昊併兵

之策不破則
邊境不安
論改走寨爲

守寨有五利

事。則願敕在位之臣。先正其名。使合於義理。國
富民安。而將可任。五者備矣。而後廟算定。廟算
定而後可以進征討之計。

仲游論西夏利害上言。

又奏。

仲游又論河外清野利害奏狀畧曰。勘會麟府
州界。除見今城塞外。舊別有宣威一寨。瑠璃懷
來青塞。永寧雅爾河濱六堡。皆在。自康定後來。
以平日無事。節次廢罷。今雖無樓櫓。而城壘尚

存縱有頽缺亦易補築若稍施工力完葺便可

為堡寨契勘麟府州界更有大沙寨堡河西堡臨寨堡中候四望堡來遠堡金勝堡橫

戎堡奈遠堡焦山堡亦係久來毀廢兼府州界堡寨但與見今城寨相近不消補築

內靖化西安兩堡麟州界內肅定神木惠寧三

堡樓櫓粗完見各量屯人馬亦有使臣管勾即

不為守禦之計遇有緩急使臣人馬與居民棄

城而走赴其他城寨謂之走寨甚無謂也

范純粹論兩路凋殘困於進築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范

純粹論進築非便上疏

任伯雨請參驗兼守鄆鄆之策

右正言任伯雨議鄆鄆事宜策畧曰去歲熙河

路以瞻征投降因取鄆鄆二州朝廷委陝西運

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相度秦希甫以二州

為不可守胡宗回以二州為不可棄更奏異同

紛若白黑自後覆軍殺將果失鄆州秦希甫之

言驗而白罷運判胡宗回之言不當而仍舊作

帥蓋章惇蔡卞曲庇帥臣欲幸邀功故蒙昧朝

廷隱諱邊患萬口一辭以為不當

伯雨又狀畧曰神宗皇帝所以能用兵取熙河

論守鄆州有五患

者不獨英謀睿斷。委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五路進築者。亦以承元祐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視紹聖之初。爲益廣。財用視紹聖之初。爲益乏。勁兵健馬視紹聖之初。爲益耗。謀臣將帥視紹聖之初。爲益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三百餘萬。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飢。生齒流移。十減六七。今年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爲國失信。奪貨爲寇。立召邊患。強欲兼并鄆鄆二州。自去蕃屏。覆軍殺將。已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荒山窮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饋運。得之無用。徒耗中國。又湟鄆二州。均爲唃氏之地。鄆大湟小。唇齒相依。旣已棄鄆。湟州勢難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置西安州。改葭蘆寨。置晉寧軍。無所不可。何者。此夏賊之地。吾讐敵之國。取之有名也。今湟州乃唃氏之地。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宗繼嘗封

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取之無名。絕夷夏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熙河以西之憂者。唃氏為籬落也。今既取湟州。則唃氏餘族不為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二萬疋。而責青唐才居七八。今既為讐。則馬不復至。二年一疋不買。亦可見矣。西北無馬。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瞎養唃族。平日與唃氏同輔中國。今吾既與唃氏為讐。則彼畏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結連以抗中國。四患也。萬一夏賊因唃氏之困。掩取其地。則勢力益強。永遠為吾腹背之害。五患也。况聞自得湟州已來。歲費三百萬貫以守之。一州所費如此。五路邊面可知矣。陛下備嘗講究其事。始差內臣李某。復差內臣鄭居簡。皆知本末。本路走馬郝平及姚雄苗履亦嘗具利害敷奏。觀此事體。所宜多設休養。不宜更滋邊患。

伯雨又論月暈圍昴畢上奏。先論湟州。次論陝

一請召瞎養唃與大小龍梭等喻以邊臣生事非朝廷意。斬王瞻黜胡宗回。而還其鄆州。一諸路進築當

實核新舊保
若存廢之宜

一河北水災

自永靜以北

若民有幾宜

圖充實以備

有警

張舜民論陝

西河東六路

進築當罷

西五路終論河北

吏部侍郎張舜民論進築非便上疏畧曰昨元豐年五路出界既而回軍神宗皇帝欲自涇原路胡盧河川築十五堡以通靈州以其功賞浩大尋亦罷之五路入界所降御前劄子畫一指揮第一不得脩築城寨深慮邊臣幸賞也李憲築蘭州雖不按法然勤劾逾時終亦不賞范育帥熙河築定遠城用錢糧五十七萬當時言者以爲百萬論列紛紜二年不已今既河東陝西

六路進築五十餘城亦何止涇原十五堡也其一寨之費何止定遠百萬耶又自軍興已來關中歲飢流亾孳餓十室九空鹽池之利居天下之半一旦失之熙寧中李復圭帥環慶因出軍散鞋錢以其半尅還舊欠衆兵喧呼潰叛而出關中騷然者逾時不能定今則六年妄作曾無一人諱語廟堂之上日進諛言蔽括宗聰明以謂夏人之勢至衰至削中國六路進築而無敢有抗晏然自得不復計慮此尤可憂者也臣且

以近事明之。紹聖三年秋九月。夏人大舉寇鄜
延。號一百八十萬。破金明。圍延安。陵轢諸寨。種
落爲之一空。至四年。便爲衰弱。不能舉。豈今年
一百八十萬。而明年徑至衰弱如此者乎。大抵
夏人用兵。皆本元昊之法。先謀而後戰。吝畜財
用。愛惜人命。與中國正相反。中國六路進築。天
下困弊。夏人坐觀。不遺一鏃。陛下止以此觀之。
不問可知矣。夏人謀深。不同中國。彼一旦謀成。
力辦。搖尾南鄉。凡新築之城。劊開之地。未有能
不失者。臣未死。可以服妄言之刑矣。願陛下以
三年待之。河東之人。自古不曾流移。以其勤儉
爲生。少經力役。今則流徙大半。長安陝華米斗
一千。鄜延麥麩一拌二貫三百。皆足陌也。自西
京以封椿錢糴米。運至鄜延。每石爲錢二十貫。
有畸。古先有是乎。關中之民。十無四五。以今日
之勢。而猶貪無用之空土。非賣國而何故。臣今
日之說。敢望陛下速罷兵。養士懷民也。
舜民知定州。論河北備邊五事狀奏。

論河北備邊
五事一選將
兵二擇郡守
三添兵額四
蓄財用五謹

探報
馮楫論夔峽
廣南邊臣開
納土之議其
害有三

宣和三年蜀州教授馮楫論沿邊納土三害上疏

李新論邊境
生事者本於
招安將宜下
帥司繫罷之

通判李新乞罷招安將劄子

李復請團併
弓箭手建置
堡子

李復乞置弓箭手堡劄子

請就舊鵝牟
兀突城地基
脩築雘臺

復又乞於鵝牟兀突置雘臺劄子

楊時論劄三
鎮二十州之
地與金人是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論要害三鎮上奏

謂助寇自攻
李綱請令李
邈措置塘灤

尚書右丞李綱乞修塘灤劄子

進富弼守禦
策二篇

綱又論守禦劄子

論備邊禦敵
八事

綱知樞密院論備邊禦敵八事上疏

兵不可罷
陳公輔請戒
大臣罷不急

右司諫陳公輔乞戒大臣究心邊事上疏

之務專以河
北河東用兵
為事

秘書省著作佐郎李若水使虜乞拯救河東河北上奏

李若水請拯
救河東河北
秦檜論邊機

太學正秦檜論邊機三事狀奏

秦檜論邊機

侍御史胡舜陟同御史中丞呂好問乞救中山

謂助寇自攻
李綱請令李
邈措置塘灤

河間建為藩鎮二團練河北河東保甲三復祖宗監收之制四督治河北塘灤五修治城池六振恤三鎮之民七以見緡來商賈之粟八復陝西解鹽舊制

綱出宣撫兩河乞無罷防秋人兵狀奏

右司諫陳公輔乞戒大臣究心邊事上疏

秘書省著作佐郎李若水使虜乞拯救河東河北上奏

太學正秦檜論邊機三事狀奏

侍御史胡舜陟同御史中丞呂好問乞救中山

秦檜論邊機

三事一斷以
天義不宜示
法二道兵備
守黃河三集
百官議燕山
歲幣事擇其
當者載之盟
書
呂好問請從
陳亨伯之奏
會合馬忠宣
撫兵擊西祁
兵擊東中山
兵爲內應
聶昌請勿以
三關四鎮輕
與敵人

李綱論守備
之策

奏議

上疏

欽宗時京師復戒嚴聶昌拜同知樞密院入謝
卽陳扞敵之策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
行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三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三終

吳郡張溥刪正

禦邊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畧曰
爲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
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
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
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
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

奏議

卷之三十三

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料金人秋夏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為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川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為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畧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

請詔劉光世岳飛修築廬壽襄鄧等處城壘

紹興間。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乞沿淮漢修築城壘。劄子畧曰。臣昨嘗論駐蹕建康。為措置之宜。所當先者。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於江北。料理營田。葺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築城壘矣。惟是沿淮如廬壽。沿漢江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畫。願陛下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

論荆澧岳鄂
及荆南一帶
宜屯宿重兵
論河北並邊
州軍若安肅
廣信皆陷惟
順安固守不

韓世忠之於楚。張俊之於盱眙。楊沂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縣亘相望。以張國勢。以警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漢。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塢。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犬羊無侵突之虞。貔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
二年。綱為觀文殿學士。上言。
建炎中。御史中丞許景衡奏乞救援順安軍疏。
景衡又奏乞備江岸把扼劄子。

屈宜特加獎
勵
論宣化渡和
州烏江與江
西金陵馬家
渡采石相對
宜增置巡簡
守禦
趙元鎮論防
秋要務宜先
期遣撥
論荆淮防托
沿流斥候為
急務
論邊而濶而
偽境近師不
可不益師旅
增而贍給廣

三年。趙元鎮上奏畧曰。自來出兵。例皆畱滯。今日上畫一。明日請器甲。今日支借。請錢糧。明日散起發犒設。般挈老小。編排舟船。動有十日半月之事。比至按隊渡江。各到屯泊去處。又須旬餘。非可傳箭而集。舉鞭而行也。待其有警。而後發。不亦晚乎。
元鎮又論防秋利害上奏。
紹興間。元鎮又上奏畧曰。恭惟清蹕見駐臨安。二浙閩中為近輔。江東惟甸為要藩。自行朝達

財不可不聚

鎮江建康屯宿重兵無慮十萬距京師約三千里非不深且遠可恃以安然江西一路北際陳蔡廬壽西連潭衡荆襄比他路邊面最為濶遠偽齊見遣兵將力守光州為備數年頗聞農種漸廣自汴由陳蔡至光纔三百里復與蘄黃接界亦粗有糧可因臣策偽齊萬一會合金人再來南侵當數路並進而鎮江建業既已有備必由光州直擣蘄黃旬日便到江上虜船造棧乘間南渡聲搖江湖人心摧於傷弓當鳥驚魚散支吾不暇將見行朝亦不得奠枕則建康鎮江雖屯重兵固已無益於事矣况已酉冬胡騎已嘗出武昌岸徑趨興國緣山疾馳數日傳洪州城下前車之戒未遠則江西今日利害安危豈不重且急乎

請隄備漢陽沌口

明橐請處置溪峒歸明官

元鎮又乞下湖北帥司隄備賊馬土奏

紹興初監察御史明橐言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舊置溪峒歸明官比年寢廣其員及諸州措置隘若闕入把拓又令管押兵夫素不習知法

令率貪婪無厭况管押又皆鄉民甚為邊患遭困苦折辱者往往無所赴愬議者欲俾帥臣籍其姓名每三年一遷易如州縣官故事或云止循舊添差並罷管押兵夫宜令二廣湖南帥臣處置適宜無啟邊禍以及遠人

四年六月張浚論虜情及備禦利害上言

高宗時浚又論戰守利害上言

浚奉祠居永州論和議利害上言

紹興間戶部尚書章誼乞守臣措置土豪狀奏

誼又乞令張浚措置防秋然後班師上奏

誼又論守江之策上奏

誼又論具舟師為守江之備上奏

誼再論舟師水戰之利上奏曰朝廷暫駐浙東襟帶江海實憑川險以却胡騎然則巨浸湍流

蓋今日之長城也樓船戰艦蓋長城之樓櫓也

舟師戰士鑿工没人蓋長城之守卒也火船火

筏彊兵毒矢蓋長城禦攻之具也設有江城萬

里則尺寸之地不容於不守今有巨浸湍流顧

張浚請盛夏休兵持重日為過淮聲勢以困敵虜人請於近淮要害堅壁清野以觀隙論虜若尚強和安可信其勢遂衰和為可惜

章誼請聽李

光之策用上

豪

論張浚已破

李成孫建馬

進宜乘機措

置江湖淮甸

然得班師

繕寫守江二

策投進

請以舟師備

禦通州狼山

請盡發平陸

之兵多具少

流之師

豈可無守禦之備哉。守禦之備莫如舟師。用舟師之策莫如中流以守。且金人攻城長於用砲。我之舟師中流以守則矢石有所不及。金人野戰長於用騎。我之舟師中流以守則騎兵不能奔衝。是二者固可以奪金人之所長矣。又况金人將必欲與我戰乎。是必造舟維梁結筏渡騎。然後可也。造舟結筏不在大江之濱則無艤駐之地。必於大江之滸則有焚蕩之虞。若是則進不得戰矣。金人將長臨大江以困我乎。自春徂

夏。自夏及秋。雨潦將降。騎兵有陷沒之憂。氣令炎燠。遠人有疫癘之苦。若是則退不能守矣。在彼者進退失據。而我中流之師未嘗勞也。

五年。房州司刑張嶠上疏。

六年。知鼎州張覺言。鼎澧辰沅靖州與溪峒接壤。祖宗時嘗置弓弩手。得其死力。比緣多故。遂皆廢闕。萬一蠻夷生變。將誰與捍禦。今雖各出良田募人以補其額。率皆豪強。遣僮奴竄名藉中。乘時射利。無益公家。所宜汰去。別募溪峒司

張嶠請築塢堡以守淮南。與屯田以資久戍。備舟楫以阻長江。守荆襄。壽春以重上流。張覺請募溪峒司兵。

兵得三百人。俾皆練習。足爲守禦。給田募人開墾。足供軍儲。詔荆湖北路帥司相度以聞。帥司言營田四州。舊置弓弩手九千一百一十人。練習武事。散居邊境。鎮撫蠻夷。平居則事耕作。緩急以備戰守。深爲利便。靖康初。調發應援河東。全軍陷沒。今辰沅澧靜等州。乏兵防守。竊慮蠻夷生變。叵測。若將四州弓弩手減元額。定爲三千五百人。辰州置千人。沅州置千五百人。澧州靖州各置五百人。分處要害。量給土田。訓練以時。畊戰合度。庶可備禦。以所餘閑田。募人畊作。歲收其租。其於邊防財賦。兩得其便。可爲經久之計。詔從之。

八年。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奏金賊移軍稍前。乞講民兵水軍二事劄子。

高宗時。夢得爲兩浙西路安撫使。乞措置瀕海州縣防秋狀。奏畧曰。金賊雖已遁去。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之意。恐未遽弭。登萊兩州。密邇其境。而兩浙諸州。例與海道相連。自登萊航海。遠不

葉夢得請團
結傍江之人
爲民兵拘截
建康鎮江官
私舟爲水軍
請措置瀕海
州縣防秋

過數日可至。浙西諸縣如杭州鹽官、秀州華亭、海鹽、常州江陰、平江府崑山、常熟、浙東諸縣如越州餘姚、上虞、明州象山、定海、奉化、昌國、温州樂清、台州寧海、黃巖皆切近於海。臣去歲守南京嘗得宣撫司探報聞賊欲取山東路入兩浙作過。是時彼方有意再犯。王畿勢固未暇及此。然又見其未嘗無此謀也。近有東道總領司嘗被驅虜使臣歸爲臣言賊知其爲兩浙人頗問山川道里形勢甚詳。又其所誘畱人多有東南篙工水手從事舟楫之間者。皆爲陳說計策及夸大蘇杭富實。臣益知犬羊貪婪之心不無所在。兩浙風俗輕而易動。有自來矣。又連遭方臘倪從慶之變。人懷危疑。常不安居。加以險僻頑民陰間伺隙潰散冗卒。居多嘯聚。樂禍喜亂。未易制禦。今環兩浙之地瀕於海者十幾四五。議者謂虜以鐵騎衝突爲長。澤國水鄉非其便利。此以其竭國來寇論之可也。若志但在金帛子女。則姑以千百之衆脅吾驅虜之人以爲鄉導。

聲言欲雜出於數州之間。以圖侵掠。則未至而
吾民先已驚遁矣。况樂禍喜亂之徒。望風乘勢。
或應之以合謀。或假之以自奮。則其憂有不可
勝言者。何必直須賊之盡。至乎晉之孫恩。竊入
上虞。唐之袁晁。發自臨海。近日方臘。山谷一夫。
亦能破六州二十七縣。皆已事之驗。然所以爲
備禦之策。不過城池器用。兵卒糧食四事而已。
論長江守禦。夢得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又論防秋利
害。劄子奏畧曰。今日之計。不過有三。其大曰過

河。次曰戍淮。又次曰保江。日者旣命四大帥。以
三京兩河招撫招討矣。若乘此屢勝之後。虜果
沮撓我師。分道並進。直抵京師。追逐過河。遂定
故疆。何往不可。若猶恃其蜂蟻之屯。濟師於國。
竊據京師。閉關旅拒。乍出乍沒。我不可盡闔吾
民。則諸帥分屯淮上。徐觀其釁。我旣未敢直前。
彼亦未敢遽下者。必且戍淮。若昏迷不悟。尚懷
衝突。竭國遠來。無所忌憚。我師未可遽與爭鋒。
則退而阻險。以待其師老力疲。然後爲之所者。

必且保江。過河不可必而戍淮。戍淮不可必而守江。此勢所不得已在我。未爲失策也。至於保江則盡矣。江若不必守。則後何以繼乎。天生巨險。所以限南北。非河與淮之比。曹操之強。孫權首敗之。赤壁其後。權徙治秣陵。操復連年再攻濡須。權至以水軍挑戰。卒不敢發。徹軍而還。及其子丕遣曹休張遼等併軍同下。權遣呂範等以舟師拒之。三年。丕出廣陵望而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乃退。後魏拓跋珪南侵。止於鄴。翔淮上。惟宋元嘉末。一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亦睥睨太息而不能越。則江豈有可犯者乎。惟是漢末劉繇守曲阿。畏懦無能。故爲孫策乘之。長驅奄有三吳。與近歲杜充陰懷異志。擁衆數萬。散而不屬。以誤大事耳。嘗竊考之。吳所以能禦曹丕。宋所以能禦拓跋珪者。無他術焉。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江乘。築圍作薄落。上施假樓。浮之江中。使魏人遙望知畏者。權之策也。盡戶發丁分守津要。使之遊

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瀕。自采石至暨陽六七百里者。宋之策也。則知險不能自固。古之為守者。初無奇秘不可及之事。我之人力勝。而彼不能奪。彼之人力勝。則我不勝。守而所謂人力勝不勝者。在其所施設用意。不用意之間而已。

夢得又奏論舉行保社分守地分割子。

夢得又奏金賊敗盟。乞下三大將措置捍禦。劄子。

請舉行保社分守地分
請命韓世忠
張浚岳飛條
具戰守之策

論防江八事

夢得又奏措置防江八事。一曰申飭邊備。二曰分布地分。三曰把截要害。四曰約束舟船。五曰團結鄉社。六曰明審斥堠。七曰措置積聚。八曰戒覈官吏。

夢得為戶部尚書。奏乞徙虜人必經由州縣居民劄子。

論金虜南侵之地不過京
東京西沿汴
三處宜度其
經由州縣預
徙居人埋瘞
斛斛錢物

精詳詳
胡庭直請禁
民通交趾
宋高宗紹興十二年廣西漕臣胡庭直上言邕
州之左江永年太平等砦在祖宗時以其與交
趾鄰壤實南邊藩籬重地故置州縣籍其丁壯
以備一旦之用規模宏遠矣比年邊民率通交
趾以其地所產鹽雜官鹽貨之及減易馬鹽以
易銀忽而不防恐生邊釁所宜禁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五

吳郡張 溥刪正

禦邊

胡庭直請禁
民通交趾

奏議

卷三百三十五

馮當可請分
重兵以鎮荆
襄

高宗時馮當可上劄子畧曰自西蜀以至江東
吳玠一軍在梁洋之間凡五千餘里至鄂州始
有岳飛又三千餘里至建康始有張浚陛下雖
以玠已屏障然東南形勝實有長江今岳飛屯
鄂渚實欲兼備江池襄陽有警比岳飛得聞往
返三千里束裝辦嚴非一月不至襄陽而醜類
近在京師輕軍疾馳不數日遂涉江漢萬一舉
偏師向江池連綴岳飛而以大軍向襄陽中斷
吳蜀當是時吳玠不能離梁洋而下岳飛不能
捨江池而上醜類盤泊荆南可以指顧上流震
驚吳會或徑趨潭鼎橫涉饒信可以直乘空虛
擾我心腹備禦如此似亦疎矣

李光論江南
所當守之地

直龍圖閣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畧曰自建康
至姑熟凡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
寧鎮曰礪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口其下則有蕪
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碕
岸斗絕水勢湍悍難施舟楫爲今之計莫若預
於諸隘屯兵積粟分命將吏使各總地分調發

李彌遠論淮南土人願爲朝廷集守如劉綱孫暉董甚多宜選委使守州鎮鄭剛中請擇江淮守臣

傍近鄉夫使州縣各自部轄併力守禦多埋鹿角廣置砲架遇有警急強弓勁弩矢石俱發出奇以撓其議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筭矣

李彌遜乞募土人守禦劄子

監察御史鄭剛中論邊郡上奏畧曰三國魏據中原自廣陵壽春沔口之屬皆其東邊也而吳亦以所抵爲隣南安祈山陳倉之屬皆其西邊也而蜀亦以所抵爲隣大率曩之爲魏者今多

張守請銓擇四路守粹帥

在虜僞曩之爲吳蜀者今皆在朝廷如楚泗通秦以至滁濠江鄂接連襄鄧關陝之地爲今邊郡者大畧不過二三十郡委以與人誠不可忽殿中侍御史張守論守禦劄子畧曰金賊來犯淮甸凡有四路其中路自西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里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由淮陽軍絕淮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

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陽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潁昌蔡州順昌府廬滁真州而來則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滁真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潁昌唐州至于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絕襄江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潁昌蔡光州而至黃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荆南江之北則漢陽黃蘄和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

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為可禦東路則青州據木陵關楚州據淮陰為可禦西路則廬壽為可禦上流則襄陽荆南蘄黃為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

守再論守禦劄子

守又應詔論備禦劄子畧曰今日之計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二曰渡江。然二者固有利害。何謂

論揚州四達之衝尤宜措置把隘請為渡江之計

奏議

卷三十五

四

防淮利害。使賊由常道而來。則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來。則泗州爲可防。自東平青沂入海州而來。則楚州爲可防。自青沂入淮陽而來。則楚之淮陰爲可防。三路皆須渡淮。則凡淮北舟船。盡拘留淮南。我屯重兵據地利臨之。賊未必能遽渡。而維揚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一則我師情驕。萬一賊騎抵淮。不潰散者幾希。則今日之防淮。猶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則淮北舟船不能盡收。斬木繫筏。

亦或能渡。此二患也。三則賊或偵知有備。出吾不意。由間道而來。或以精銳先絕吾渡江之路。則坐受危困。此三患也。何謂渡江利害。大約三倍於河。而五倍於淮。金人之所不測。而勞師襲遠。又非其利。我宿重兵於建鄴鎮江。亦據地利以臨之。則賊未必能遽來。此渡江之利也。然亦有患焉。一則鑿輿南巡。去中原益遠。而中原之民。易以動搖。此一患也。二則行在之兵。多西人也。未必樂於南去。恐或肘腋生意外之事。此二

患也。三則行在之兵不多。鑿與既動則必宿兵於淮上。亦必宿兵於揚州。又必有扈蹕而行者。兵分勢弱。一有緩急。何以禦敵。此三患也。惟其利害相形。故搢紳之論。遂不能決。若爲保守中原之計。而幸其不至。則防淮之策爲得也。若爲宗廟社稷之計。而出於萬全。則渡江之策爲得也。今權輕重之宜。緩急之勢。而不得已。則姑爲南渡之計。庶乎其可也。然而所謂三患不可不預爲之謀。當權輕重緩急。別擇重帥鎮守維揚。

則中原動搖。未足憂也。先詔諸將以利害禍福強弱之說。徧諭將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後啓行。則西兵不樂。非所憂也。建鄴鎮江。亦各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憂也。

守爲御史中丞。論守禦劄子。

守乞以大河州軍爲藩鎮劄子。

守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畧曰。朝廷措畫防江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然而江流綿遠。南自荆南。

請措置江上
守禦修治建
康城池
請以大河州
軍倣唐藩鎮
請令先防江
北則江南可
守

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寇。攘。未。靜。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托。以。爲。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使。賊。由。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之。策。可。以。禦。之。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於。楚。泗。若。由。京。西。而。來。則。當。禦。於。廬。壽。光。濠。以。拒。其。衝。次。於。蘄。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

論防秋爲急務

翟汝文論朝廷已事之失在無遠畧無定論無腹心汪應辰進杜牧故事

周麟之請善用和戰守三策

守又論大臣當講究防秋劄子

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翟汝文應詔條具虜退利害狀

紹興三十一年吏部侍郎汪應辰進唐杜牧作罪言故事

孝宗隆興元年同知樞密院周麟之上封事畧曰和戰守三策善用之皆足以收功不善用之皆足以敗事使勢可戰也雖樊噲以十萬橫行李靖以三千蹀血吾亦爲之無不勝者勢可和

張浚請責陳
敏守泗聽劉
寶築井羅城
令吳起以舟
師守清河
蔡戡請修江
陵之城增襄
陽之戍扼隨
郢之險
請講求防秋
請令總領都
統制薦緣邊

守臣
請修城增戍
扼唐鄧要路

也。如魏絳之五利可致。賈誼之三表可施。吾必
為之。無不諧者。勢可守也。如宣帝之罷兵留田
光武之閉關謝質。吾必為之。無不濟者。又胡可
外天下之心。忽天下之勢。區區焉操一說而自
以為得乎。

張浚回奏楚泗等處守禦事宜劄子。
孝宗時蔡戡乞修江陵府城上奏。

戡又乞備邊奏。
戡又論守邊奏。

戡又論唐鄧間道奏。畧曰：朝廷所以城守襄陽者，豈特為襄陽計，蓋欲以捍荆鄂而保吳蜀也。今襄陽環以堅城，戍以重兵，樊城以為阻，漢水以為限，自可奠枕。其如唐至郢，自鄧至荆，皆有間道，相去不五六百里，騎兵馳疾，三日可到。緩急之際，不唯襄陽戍兵應援不及，亦恐牽制欲進不能。郢有城不固，荆無城可守，豈不殆哉。乞東修蔡陽古城，西修光化舊城，各戍兵千人，以扼唐鄧要路。或於棗陽穀城戍兵千人，亦足以

論形勢之地
在唐州方城
論唐鄧名爲
空城實繫上
游存亡
請堅守唐鄧

二城

量行營治。若自硯瓦坡。方城。大成山。各依險要。爲小堡。而唐州有城濠。爲戍兵家計。則襄陽之藩籬固。而國家上流之勢有泰山之安矣。况泌河之運。可以直抵唐州城下。無飛輓調發之勞。而可以積粟。異時朝廷有進取之圖。此道路所從出也。蓋不獨守而已。

允文又論親臨唐鄧措置修城之役。上奏。

允文又論唐鄧州必不可棄。上奏。

允文又論固守唐鄧州方畧。上奏畧曰。契勘襄

陽爲吳楚上流襟喉之地。而唐鄧二郡實襄漢之藩籬。臣姑以近事證之。當紹興議和之時。割此二州以遺虜。襄陽之疆封才數十里。無一山一水一城一池之限。至三十一年。逆亮叛盟。劉萼之兵出唐鄧官軍無一戰之地。一旦便自光化順流。薄我軍於襄陽城下。是時亮之意不在襄漢。但分兵爲掎角相持之勢。會亮死。萼引兵去。唐鄧之民開門以納官軍。遂能復此二郡。爲上游之藩籬。此天也。虜入寇之路。雖云不一。如

蔡之確山徑出比陽。汝之鴉路徑出南陽。嵩之船平商虢之峽口。徑出內鄉。然自潁昌以至襄。今為虜之家計。自襄邲至方城。實虜入寇之。大路昔唐州無城。又無積糧。趙搏不得已開湖。陽之壕。一以備虜騎衝突。一以就倉底之糧。倉底地。然湖陽無城可保。壕又淺隘。非與虜相持必。守之地。今趙搏修唐城既堅高。與鄧州之城表裏相為蔽援。又泌河可以舟運。直至唐城之下。城中既有儲積。官軍有糧可食。有城可保。家計

固而諸軍之心亦固矣。若虜自襄縣來窺我唐。鄧不獨糧道回遠。又以人力車乘而運。則餽餉之給。視我為艱。若以少兵而至。必不能進攻。吾城。官軍之守城者。足以破之。若以重兵而至。則官軍之守城者。可堅壁不戰。以待援兵之至。蓋湖陽大兵。進可為唐城之援。荆南之軍。出新野。南陽而與之合。則虜腹背受敵。曠日相持。虜糧盡力屈。引兵而却。豈不為官軍追襲之利也。或曰。虜兵之來。他路錯出。不止於唐鄧。而不思二

城堅守。我之官軍合勢持重而不戰。勝負未分。

虜敢從他路徑至襄陽城下。萬無此理也。

允文又論固守唐鄧兵勢糧運上奏。

允文又論荆鄂兩軍分戍唐州。積糧免差夫運。

上奏。

孝宗時。允文又論收復鞏州。分兵守險上奏。

允文又論襄陽一面為必守之備。上奏。

允文又乞措置清河口。防托虜中糧戰船。上奏。

畧曰。虜累年以來。打造戰船。教習水戰。皆在山

同城方措置清河口

東。拘收糧船。多積芻粟。亦在山東。出山東而為

兩淮之用者。獨有清河口爾。一出清河。不獨順

流而下。皆是梢泊登岸去處。如陳敏之說也。使

溯流而上。沿楚泗濠州。而至於安豐。則淮西之

虜。亦可以足食。逆亮南寇。其糧山積於盱眙濠

州。皆從清河出。隆興癸未甲申之間。江東路運

至安豐壽春。給淮西官軍。今若不於用力少處措置。却欲增

兵五萬人而後守楚州。增兵二萬人而後守高

郵。為計亦左矣。假令朝廷有兵可增。如敏所請。

奏議

卷之三

四

論守唐鄧之上策
請修築樊城以爲漢江之外襄陽藩蔽

請收復鞏州分兵守南山

駱谷諸關隘

請遣王炎自鄂州取道襄

鄧審議邊防

机要

請委韓彥直

而虜之糧出清河者。上而盱眙以給軍食。則天
長一帶。虜兵可以持久。又自盱眙上而至安豐。
則淮西之虜。亦可以爲久屯之計。是增兵以守
楚高郵。名爲捍通泰維揚則可。而非絕糧道使
虜不得久之上策也。趙李左車善知兵者也。欲
扼井陘之口。以絕漢糧道。使野無所掠。雖韓
信不敢遽進兵。臣謂左車之策。今用之於清河。
口。虜兵雖衆。決不敢輕動。動亦不敢深入。可必
也。臣到鎮江。見戚方說。亦必欲守清河口。欲於

河口之南。因其羅城舊基。築小堡。藏車戰船。以
待用。韓彥直欲沈船打撞。必爭於虜人叛盟出
船之初。又引周明韓貴見。臣謂深知清河口地
利者。二人見責本軍自効。故願効死力也。

允文又論德順守戰之利。不可輕棄。上奏曰。臣
初與吳璘約。只令分兵守德順之險。身以重兵
居秦亭。爲不可測之勢。已嘗兩具始末奏知。然
璘之往德順。先留兵二萬人在蜀口。以萬人在
殺金平。以萬人守大虫嶺之天池。天池在大散

請勿輕棄德
順退守蜀口

關之前。與和尚原相對。山形尤峻阻。有水草之利。又界於入蜀二大路之間。可以腹背當敵。璘云。和尚原止可以扼一路。以前措置有未盡者。今年五月親行大虫嶺始得之。殆天賜也。至如德順之險。自今春用盡兵力。然後得之。勢須必爭。理當固守。若一旦棄去。不獨失三路之地。而三路之兵。三路之糧。盡資於敵矣。

請令吳璘擇德順蜀口之守而責其成功

允文奏論秦隴軍馬錢糧不可棄新復之地上。言畧曰。臣嘗考諸葛亮用蜀之日。每歲出師。皆以糧餉不繼。不能大有所為。遺恨百世者。以不得秦隴之地也。亮之兵一出散關。而渭南千里無仰給之糧。方且課軍民雜耕為持久計。今春吳璘至大虫嶺。亦以艱食而退。古今尚一轍也。亮之兵一出祈山。其所築營堡。在今西和州之北。平川中二十餘里。既無險可恃。又無糧可因。而欲以木牛流馬之運。取給於蜀之內郡。其不能成功。無足怪也。今天下欲為恢復之圖。臣以為從秦隴一帶而進。蓋得兵得馬得糧。盡古人

請陝西虜擾
金銀木牌相
屬于道宜增
兵積糧築堡
為自防之計
論體用備則
大統可集

之所不足者而兼之。今吳璘議更戍為長久之計，其守德順之規摹，如守殺金平，若繕修蒐集於年歲之間，必可以大舉無疑。陛下先日賜璘手札，有云：新復之地，一有差軼，則虜勢益張，邊事未有寧日。羣士夫一辭贊歎，以為大哉王言。願陛下守之以一，密以手札諭璘，凡德順蜀口之守，俾璘得以自擇，而責其成功。

允文奏陝西事宜狀

允文論虜政衰亡宜益自治上奏

論襄陽規模
既定惟當鎮

允文又奏

之以靜
洪遵論京口

知建康府洪遵論采石水軍劄子

采石九江鄂
渚數防惟采

王之望論兩淮鎮戍要害上奏畧曰：契勘兩淮

右尤為要重
王之望論錢

屏蔽大江，利害一體，尤不可以東西分。朝廷既

端禮措置兩
淮上策可行

差兩宣諭，遂有界限，勢使然也。且如以前宣撫

都督通管兩路，則如何分得東西淮南形勢。淮

水，殊不足恃，而大江狹處，最是采石。虜人每來

由巢縣和州一帶徑至江上，最為要害。其次方

到六合揚州，蓋江道闊而路稍背也。今西路措

奏議 卷三十三
置修石湖亭昭關等處關隘使賊不得至采石。則是兩淮最要害處。西路已獨當之矣。其餘光黃桐城等處孔道甚多。皆須隄備。六合雖隸淮東而地鄰西路。臣所以欲兩路相關措置。設有緩急。自合兩路相應。此事臣與錢端禮所言一同。乃今日措置兩淮之上策也。若要固守濠壽等州。使虜不犯滁州一帶。則必無是理。臣前奏廬壽光州決不可守。濠州若虜大入。亦須保橫澗山而兩路中間接近去處。卽合相關措置。蓋

緩急分東西不得。虜奔衝東路六合。必須西路夾擊。若欲固守濠壽。使不犯東路。濠州則西路亦豈能獨任其責。濠州不可守也。濠州之不可守而守六合。則壽濠之地。其可責西路之保守。使賊不透漏乎。今東路劉寶一軍。把遏水道外。殿前一軍。人數甚衆。將來屯在揚州。郭振軍在六合。所以備此一帶平闊。然不過一二百里之間。而西路疆界闊遠。邊面千里。地平如掌。又無城池之固。若不據險。不知用幾人。雖有大衆。終

不足以當虜人之騎兵。見今張守忠一軍屯巢縣。與時俊保石湖嶺。王彥屯和州。保曠口。昭關。戚方屯桐城。保北峽諸關。虜兵不犯去處。方可抽那應援。假令虜人分兵。一犯西路。昭關。一犯東路。六合。則各處僅能自保而已。此所以備禦之不可不嚴也。故臣曰。西路當據諸山之險。以控其兵鋒。東路當扼清河之口。以斷其糧道。淮西若不扼諸山之險。而守濠壽。以蔽障滁州。此乃劉錡王權輩前車之覆轍也。若西路敗於濠

壽之間。則將何兵馬與東路夾擊於六合乎。西路既敗。非徒無可以應援東路。而東路六合揚州之衆。亦恐不復能枝梧矣。若吾據關守險。非徒可以自保其處。虜知吾有備。亦未必便敢深入。使其送死。則吾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正墮吾計中。可以得志。故臣以謂今日措置兩淮之上策。無以加此。之望。又上言。

趙汝愚論邊防。上奏畧曰。今國家中興六十年。

請留戚方於桐城。時俊於巢縣。外其餘兵帥盡會以臨虜師。趙汝愚論固

守兩淮之計

南北之勢既分沿淮之地皆為極塞虜人猶且
墾闢田土暗增戍卒以為我備且建康鎮江之
師家屬皆在江南若不深察其情而驅之於並
邊之地前有疆敵後無繼援恐矢未及發而已
有保固妻子之心矣辛巳之役王權以數萬眾
在合肥不戰而渡江甲申之役劉寶亦以數萬
眾在楚州不戰而退保此前日之明驗也陛下
視今日諸將孰能用眾如王權劉寶者乎不以
此時預為規畫誠恐長淮千里非復國家所有

矣。

汝愚乞嚴戒沿邊官吏禁戢邊民生事疏

請以京西路
邊民爭理地
界均房州八
入界打劫為
戒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衛卒戍荊州劄子上奏畧
曰今諸路將兵有名無實惟蜀為盛成都萬人
潼川六千夔路四千夔之去荆道路無幾若以
夔兵二千益荊州轉潼川之卒以補夔闕而下
成都之甲如夔之數戍潼川或歲時踐更或一
定不易如是則內無遷徙為勞外無疑間可開
周旋几席之上而形勝之強成矣議者必曰夔

當蜀後。夔守虛則蜀以危。臣謂不然。自荆入蜀。取道峽中。地勢險絕。人必魚貫而進。荆在平衍之地。據吳蜀之衝。使荆果強。則孰敢踰荆而窺蜀。是夔雖有兵。實寘於無用之地。徙之於荆。則上可經蜀。下控沔鄂。蜀既無慮。而上游亦固。一動兩得。有利無害。

辛棄疾論阻江爲險。須藉兩淮。上疏畧曰。兩淮縣地千里。勢如張弓。若虜騎南來。東趨揚楚。西走和盧。苟吾兵無以斷隔其中。則彼東西往來。

辛棄疾請取淮地三分之建爲三大鎮

其路徑直如走弦上。蕩然無慮。若吾兵斷隔其中。則彼淮東之兵不能救淮西。而淮西之兵亦不能應淮東。設使勢窮力感之際。復由淮北而來。則走弓之背。其路迂遠。懸隔千里。勢不相及。入吾重地。兵分爲二。其敗可立而待。古之爲兵者。謂其勢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然後其兵立於不敗之地。今以兩淮地形言之。則淮東爲首。而淮西爲尾。淮之中則其身也。斷其身。則首尾不能

救明矣。三國之時，吳人以瓦梁堰爲身，築壘而守之，而魏終不能勝吳者，吳保其身而魏徒能擊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時，南唐慮周師之來，蓋嘗求吳人故迹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猶遣皇甫暉、姚鳳以精兵十五萬扼定遠縣，負清流關而守。世宗亦以藝祖皇帝神武之兵當之，虜騎之來也，常先以精騎由濠梁破滁州，然後淮東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唯滁之兵爲最後，由此觀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淮，未嘗不先以精兵斷其中也。況今虜人之勢一犯吾境，其所以忌我者非戰也，忌吾有兵以出其後耳。一出其後，則淮北之民必亂，而淮北之城亦可乘間而取，如向之海泗、唐鄧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揚於東，城廬城和於西，金湯屹然，所以爲守者具矣。然臣以謂兩淮之中，猶未有積甲儲粟，形格勢禁，可以截然分斷虜人首尾之處。以臣愚見，當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爲三大鎮，擇沈鷺有謀文武兼具之人，假以歲月，寬其

繩墨以守之。而居中者得節制東西二鎮。緩急之際。虜攻淮東。中鎮救之。而西鎮出兵。淮北臨陳蔡以撓之。虜攻淮西。中鎮救之。而東鎮出兵。淮北臨海泗以撓之。虜攻中鎮。則建康悉兵以救之。而東西鎮俱出兵。淮北以撓之。東西鎮俱受兵。則彼兵分力寡。中鎮悉兵。淮北臨宿亳以撓之。此蘇秦教六國之所以爲守。而秦人聞之。所以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也。比之紛紛紜紜自戰其地者。利害不侔矣。

棄疾又上疏

棄疾又論荆襄上流爲東南重地。上疏畧曰。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兩淮而絕江。不敗則死。由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荆襄上流爲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雖然。荆襄合而爲一。則上流重。荆襄分而爲二。則上流輕。上流輕重。南北之所以爲成敗也。六朝之時。資實居揚州。兵甲居上流。由襄陽以南。江州以西。水陸交錯。壤地千里。屬之荊州。皆上流也。故形勢不分。而兵力

請預分郡縣
戶口隸淮南
三鎮
請自江以北
取襄陽諸郡
合荆南爲一
路置一大帥
專任荆襄之
責自江以南
取辰沅靖澧
常德合鄂州
爲一路置一
大帥上屬江
陵下連江州
專任鄂渚之
責

全不事夷狄而國勢安其後荆襄分而梁以亡是不可不知也

王十朋代人上疏

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奏論文州邊

事劄子

陸游上奏

乾道中徭蠻為亂吏匿不以聞儒林郎李大性

上言

七年前知辰州章才邵上言辰之諸蠻與羈縻

保靜南謂永順三州接壤其蠻酋歲貢溪布利

於回賜頗覺馴伏盧溪諸蠻以靖康多故縣無

守禦狃狎乘隙焚劫後徙縣治於沅陵縣之江

口蠻酋田仕羅龔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陵之

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頃為徭蠻侵掠民皆

轉徙而田野荒穢會守倅無遠慮乃以其田給

靖州狃狎楊姓者俾佃作而課其租所獲甚微

楊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二州水陸

之衝一有蠻隙則為害不細臣謂宜預為之備

王十朋代人

請慎擇江淮

川蜀守臣

范成大請令

吳挺討蕩文

州作過蕃部

陸游請勿復

如辛巳倉卒

之際歛兵保

江

李大性請戒

州縣遇徭人

竊發晝時以

日勿如梁牟

等寇沅州故

事

章才邵請募

強壯禁軍或

効用人分屯

盧溪等處以

防諸蠻

靖康前辰州每歲蒙朝廷賜錢七萬貫細絹布
共八千一百匹綿一萬七千兩是時本州廂禁
軍一千四百餘人沿邊一十六砦土兵六百餘
人皆可贍給其後中外多故今歲賜止得一萬
二千緡而本州財復匱乏無以充召募之費禁
軍止二百一十餘人諸砦土兵止一百五人甚
至砦官有全無一兵而徒存虛名者其於邊防
豈可不爲深慮若歲增給民錢一萬俾本州募
強壯禁軍或効用二百人分屯盧溪等處以防
諸蠻庶使邊患永消可免異時調遣之費書奏
詔湖北帥臣詳議以聞

陳義請令守
臣節制戍兵

八年知貴州陳義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時居蠻
夷腹心民不服役田不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
爲重湖二廣保障實南服之要區也或控制失
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蠻獠則乘時竊發
勤勞王師朝廷當重守臣之選崇寧初戍兵三
千人建延以來每於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百
人以備屯戍其凶悍者以州郡不能制遂慢守

全州請徙閒
地巡檢兵分
遣士卒屯諸
溪谷山徑

臣反通徭蠻以撓編民州郡非白主帥不敢治。比得報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為用。臣以為宜聽守臣節制便帝嘉其言。十年四月全州上言本州密邇溪峒邊民本非姦惡其始朝廷禁法非不嚴密監司州郡非不奉行特以平居失於防閑故馴致其亂又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靜江興安之大通虛武岡軍之新寧益溪及八十里山永州之東安皆可。以徑達溪峒其地綿亘郡邑非一州得專約束。

故游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旅之避征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往往出之以入萃為淵藪交相鼓扇深為邊患如武岡楊再興桂陽陳峒相繼為亂實原於此為今計者宜徙閑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湖南北廣西帥憲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也。

李椿奏邊備利害狀畧曰嘗見禦虜騎者多用拒馬二人共舉其一手不能別執兵器所以拒敵比車之為用不相侔矣臣又見兵官陳敏造

李椿請討論
戰車之制

車數樣皆不適用。韓世忠造鰕鱗車以衝郭振。止用商旅羊頭車。許贊造車亦相類而稍華。歸正人徐清三等車樣向來必曾進呈。而宋武用車四千乘。以布爲幕。下山東滅慕容超。又用大槌發短矛於車上。以數千人破元魏數萬騎於河北。馬隆用偏箱車以數千人救西州。虜不能近。以是言之。車之爲用。可以禦馬明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六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七

吳郡張溥刪正

禦邊

宋光宗時彭龜年論邊防事宜疏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臣呂祖儉上奏

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彥勵上言湖南九郡皆接溪峒蠻夷叛服不常深爲邊患宜擇知勇爲獠人所信服者立爲會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五年之間能立勞効卽與補正彼旣

彭龜年請處河南流人
呂祖儉請堅強志意審定規模
趙彥勵請立獠人所信服者爲會長

榮顯其身。取重鄉曲。豈不自愛。盡忠公家哉。帝下其議。既而諸司復上言。往時溪峒設首領峒主頭角官。及防遏指揮等使。皆其長也。比年往往行賄得之。爲害滋甚。今宜一新蠻夷耳目。如趙彥勵之請。所謂以蠻夷治蠻夷。策之上也。帝從之。
寧宗時。著作佐郎張宓言邊事有二病。戒救千條。猶患悖繆。指意明白。猶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謂可責其成。且言戰則當知於彼。言和

張宓論邊事二病

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已而已。倘以爲可。則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日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蓋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雜也。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慮獨任之難勝。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制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蓋體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也。
衛涇應詔論北伐劄子。
司令許應龍奏。

衛涇請撫安荆襄兩淮飢民許應龍論忠義制之不足

奏議

卷三十三

七

慮官軍勵之
皆可用
論理內可禦
外強本可折
衝
真德秀請以
通和講好為
權宜脩德行
政為實務
請做先朝陝
西用韓琦延
安用范仲淹
故事精擇蜀
帥
論事勢三深
可慮二亟當
為
請鑒政宣之

應龍又奏

嘉定元年大學博士真德秀上殿奏劄

六年德秀為起居舍人直前奏劄

七年德秀使還上殿劄子略曰胡運衰微雖吾

宗社之慶然審觀事勢深可慮者三曰對境之

流民僅有之遺孽驟興之狂虜是也亟當為者

二曰內固邊防外精間諜是也

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奏論邊事狀略曰臣謹

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

十夫改今日
之三誤

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即犯中原臣

竊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

以自治其國與外禦夷狄者亦宜以政宣為鑒

臣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日有十夫君臣相救

維時幾安股肱不良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

為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

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

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東南甚至內廷曲

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

奏議

卷三十一

七

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得老成厚重之人。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陞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

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爲嘉祥。變異爲休徵。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之德。從諫弗咈。自昔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歛之煩。罷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疏諍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

其失四也。夫君子在內，其卦爲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偃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貫攸濫厠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詩書，卽膏梁子弟，非奴事闈尹，卽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

雖欲不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顛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全。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

比屋歎愁。王黼削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旣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下武。敵師得以馮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疆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其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疆敵爲隣。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

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或者惟以納張覺。結余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

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怪一人憂勤恭儉。無媿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臣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隣。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詞。假大義以見攻。女

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亡饜。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深惟長筭。而一切倖安。曩者虜在幽燕。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旣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乃使大宋臣子。拜犬羊於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爲詞。而諉曰漕之渠乾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卻。固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爲盜賊。戮之焚之。上流制閩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卽行勦殺。西州總戎之帥。殺程彥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莫不切齒。召隣國之侮。開邊鄙之隙。結群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

奏議 卷三十三
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爲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
厥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虜未遽亡猶可倚爲
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
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
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
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媮旦夕之
安及苻堅旣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
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鳩張盡有河朔而
楊劉羣盜又皆往往服從臣恐與五相角立之

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爲安邊
置所儲峙日豐以此弭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
然夫金縢遺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
之於國勢威彊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召
侮景德之事是也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
以召侮而不足示恩宣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
彊其國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
矣

袁燮論邊防
不可一日緩

九年袁燮輪對劄子

論邊防未備
六事
論蜀楚相依
臣僚請於嶺
南要地築城
堡籍民兵
袁說友論楚
城為揚州腹
背要害宜分
屯久戍

十年袁燮又上劄子

燮又上劄子

十一年臣僚復上言

袁說友論楚州屯戍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七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八

吳郡張溥刪正

禦邊

宋理宗時寶章閣學士曹彥約上奏

戴栩奏禦邊劄子

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李曾伯

上禦邊五事奏

曹彥約論固
本之議定通
財之說明則
識事者必應
時而起稽眾
之計廣愛民
之政傳則好
事者必舉賢
而進
戴栩論近可
慮者淮孽遠
可慮者韃人
李曾伯上禦
邊五事

一論虜自沈黎以西諸羗透漏南詔蜀闡當
先知自思播一帶諸蠻透漏沅靖荆闡當先
知一論南詔之藩籬常固則廣右之門戶無
虞一論增招新軍科降和糴宜邕二州脩築

奏議

卷三百三十八

請推廣屯田
建置互市修
復城池撫輯
流徙四事
論今日邊頭
之事淮面湖
面爲急當令
王鑑呂文德
東西兩道分
任

城池。一論廣右之藩籬在邕。邕之藩籬在兩江。宜復二提舉官。左駐永平。右駐橫山。一論輯約溪峒。當諭首領。團結民丁。當覈名帳。

曾伯荆闕回奏四事劄子

曾伯爲淮東制置使。奉詔言邊事。上奏略曰。臣竊見長淮諸隘。如安豐之上。則潁河口。濠梁之上。則渦河口。招泗之上。則五河口。潼河口。淮安之上。則大小清河口。皆賊舟可以出淮之路。往年下流謹舟師之備。而上流無隘口之防。賊亦未習於舟。不敢輕突。近年以來。安豐則防潁口。

濠梁則防渦五二口。淮安則防大小清河口。如潼河等處。招信亦往防托。規模布置。似若嚴密。非不欲遏截此虜。使不得渡。然觀遞年與賊應接。止是壬寅之秋。劉虎始以舟師在五。僅收一捷。然不能遏虜舟之不出。虜馬之不渡。也是年主將幾陷賊矢。逮至去春。賊之圍壽。由潁出舟。豐壽兩郡。差調謝天祐石閏等諸郡舟師防遏隘口。兵力不爲不多。賊船一出。蕩不可禦。去秋五河措置。趙文亮連月整葺堡圍。備竭心力。臨

期益以劉虎湯孝信舟師。何啻萬兵。與賊相持。累日。弗能遏賊兵。張濟呂文德雖以捷告。然僅收之桑榆耳。至于今春。以文德文亮聚重兵於此堡。南北之銳在焉。轉戰幾晝夜。賊勢四集。圍堡亦遂弗支。若文德見幾。歛濠固守。豈不中賊手。卽是數節反覆以觀。前項諸隘。今殆未知備禦之策。蓋舟師本我長技。賊乃習而用之。由諸隘出淮。皆順流建瓴之勢。此賊又於南北兩岸。夾以馬步。翼以砲弩。每每我以一面受敵。三面

之鋒。而又衆寡相絕。勢所難禦。非我師不盡用命也。今來秋防在卽。方欲再責諸將。措置堡圍。則觀諸已然之事。深恐緩急徒損威力。無補關防。置而弗備。則賊舟上下往來。蕩無限禁。長淮千里。與我共之。我之咽喉脉絡。爲彼所斷。諸州糧援。豈不可憂。今思變通之策。姑捨諸隘之備。而於沿淮諸州要害。各置舟師大屯。依城擺泊。臨流控扼。以虎視諸隘。往來隨宜防托。自五河而上。舟用輕捷。招泗而下。則用巨艘。使賊有所

顧忌。縱或侵犯。我得以臨機制之。猶有取勝之道。此淮。面舟師之當戒者也。至若淮東射陽一湖。地跨三州。自上口以至廟灣。上下三百餘里。所謂湖者。初無澎湃瀾漫之勢。秋冬之間。不過一衣帶水。投鞭可涉。往時山東紅襖之兵。皆能習知湖澳地里。賊之荐食。非一朝夕。連年出沒湖西。雖抄掠之患猶淺。而賊之來路已熟。兩淮自十餘年來。生齒蕩析。半成荆榛。根本之地。得此湖在。良田沃壤。稻粱所生。民食兵儲。歲所取辦。其中資貨人畜。聚落實繁。中間所謂水鄉。可恃。不過如德勝湖博支湖。一二水面稍濶。胡馬難侵。其餘雖名湖。深非有巨浸。至於海岸。又皆平川。我之能往。賊亦可到。果何恃而不恐。臣往在京湖。嘗聞復州諸湖。非不恃水。卒亦不能禦此寇之入。繼在淮西。親見和州麻湖。乃丙寅間。居人避虜之地。亦爲賊以計取。卒用其衆。轉而他攻。此皆往事之鑒。臣嘗慮及此事。將來爲淮東之患者。必自射湖始。壬寅之秋。賊分兩路。侵

奏議 卷三十三
犯一從平河過湖西一從泰州沿海溝而入是年湖中全無兵備其不至滋蔓者幸也次年臣嘗委官白事廟堂乞令項招湖兵五千置一總管駐之興化專令爲湖中之備此策弗售徒能言耳後來朝廷命高郵守臣節制諸湖不過行團結之政分委水寨頭目各相保聚自爲防托寇至則淮郵泰揚各調少舟師以防遏之然亦僅可分布控扼使此賊不敢徑涉慮吾之襲其後耳若曰可以遏此賊之不渡未敢以爲然也

而況湖中舟備如自平河過湖西一路則猶或可遏萬一賊用故智復由海溝幹腹透漏則我之舟楫反在賊背豈可不慮近自賊退後訪之各郡守將及士夫父老有謂團結恐誤民不若聽其遷避者有謂守射湖不若守運河者有謂宜復寶應舊壘者有謂宜築堡于平河黃浦者詳玩數說見各不同深思其宜各有得失若曰盡令遷避則一湖數十萬之生靈何地容之若曰欲守運河則自維揚至淮安三百餘里除水

樂隔絕外。其可入湖者不止一路。又安得有一
 項兵力以分守此河。若曰再復寶應。則又添此
 一城之守。踞坐寶應。亦不能遏此賊之不過。若
 曰築平河黃浦。責之高沙淮安。則高城大池。猶
 懼賊犯臨河小堡。何以抵當。臣意欲得團結遷
 避兩說並行。水鄉之深闊。可恃賊所不可到者。
 從其團結以避寇。令淮安泰州高郵各從
 其境。預行告報。委責頭目。遇到秋防。寇至入城
 遷避。惟有此策。尚或可行。此外寶應及湖濱亦
 量用舟師往來耀敵。以防賊由平河入之路。泰
 州堡城一帶。亦用官民船張耀。以防賊由海溝
 入之路。然亦止可以為賊勢小入之備。儻其大
 至。則地勢綿亘之廣。兵力敷布之難。可不深憂。
 此湖江險阻之當先者也。

李鳴復論家
 計。舉復則保
 舉有要地而
 人心安。忠勇
 軍增則備禦
 有勁兵。而人
 心固。

李鳴復上奏全蜀二事。一曰復家計。寨之舊。二
 曰增忠勇軍之額。寨之有家計。向者吳玠實創
 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崖。成曰董
 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為之糧

以食爲之屋以居。無事則寓于州。有事則歸于寨。其爲慮蓋甚悉也。自紹興至開禧。虜嘗侵犯矣。視之而不敢攻。以有險在前也。過之而不敢越。懼吾之襲其後也。古人設險守國。殆不過此。曦變以後。一時邊帥欲築城以爲守。而家計寨之實遂廢。曩時蜀帥又欲列柵以爲固。而山寨之役遂興。夫謂之山寨。與前所謂家計寨若類矣。而實非也。蓋家計寨凡四。擇地利之絕險者爲之。而山寨則爲數七十。無其險也。家計寨之

設。乃官與民相保聚。其力足以捍敵。而山寨則家自爲活。無其力也。彩畫成圖。但詫觀美。多張虛勢。無補實用。是驅之使就死地也。以山寨之受禍也。而併與其足以避禍者廢而不葺。亦未之思耳。臣故謂家計寨當復其舊者。此也。軍之有忠勇。初以陝西弓箭手法爲之。興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京西曰保捷。而關外則謂之忠勇。是兵也。可以攻。可以戰。而尤利於守。蓋有墳墓屋廬以繫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當

效死弗去也。關外之賦，總不過四十萬。若盡蠲以爲軍，一人執役，數人荷戈，隨之籍一萬人，可得數萬人用。古者寓兵於農，何以異此？韃寇之入，制司懼其勢之難以支也，徧給旗榜以招忠義。事定之後，又知忠義之不容散遣也，創置軍籍以行屯田。夫謂之忠義，與前所謂忠勇若一矣。而實殊也。蓋忠勇軍自給衣糧器械，而忠義則給之於官者也。忠勇軍有常產，故有常心。而忠義則皆烏合者也。責以屯田，未必果能執耒。

請移所以議
鞞使者議邊
備舉所以講
虛文者講實
政

核其實數，未必果皆按籍。此蓋不能無弊也。創增官券以養忠義，而其不費官券者，乃寢而不行，幾倒置矣。臣故謂忠勇軍當增其額者，此也。嗚復爲侍御史，論今日當議備邊之實。上奏略曰：往者汴京得捷報飛來，謂全子才陳兵以護闕庭。趙葵諭衆以宣德意，又申諭諸將益整六軍。渡河陰之師，奪孟津之險。朝廷亦信其言，第功行賞矣。小戰纔衄，望風皆潰。守禦之實安在？已而趙范至浮光，齎書告廟堂曰：淮北之守已

遣五千人屯息二千人屯蔡矣又遣李寬孫軍
 勝守鈞守許厚犒而往斷可得其死力矣雖使
 敵國有韓信復生亦恐未能勝范也其詞甚壯
 若無復可慮矣而哨馬一至數州俱陷守禦之
 實何有前日無其實而徒欲僥倖乎戰之捷今
 日無其實而又欲僥倖乎和之成謀國若此豈
 不大有可憂也哉臣謂韃使之來隨宜區處視
 其貢獻之物隆其賜予之禮使一二犬羊弭耳
 而退足矣若曰仗一王楫可堅兩國之新好憑
 一鄒伸之可復中原之故境恐無是理也金昔
 以和誤我韃復以和誤金商鑒不遠而猶欲蹈
 其覆轍乎

論韃方議和而隨入寇宜講行守備之實
 請君行令於督視督視行令於將帥

鳴復又論和議不足恃當以守備為急上奏
 鳴復乞宣引兩督視使各陳已見上奏略曰今
 口之邊患皆邊臣有以致之致韃使之來者嵩
 之也致韃騎之來者范葵煇也蔡息不共事則
 韃使未必輕造闕庭河洛不出師則韃騎未必
 指為仇敵和戰雜用處置失宜啟釁召戎實基

於此。今范守襄峴。蔡守維揚。焞守合肥。皆曩時之主戰者也。韃若挾我藩籬。入我門戶。爲三帥者。其戰乎。其守乎。

論甚宜深可慮

鳴復知福州。乞嚴爲廣西之備。上奏略曰。臣近得四川茶馬司準遣牟申之十一月書。謂今歲韃兵分兩道入寇。一由利闡。一由巴山。利闡之寇。至磴子溪。我軍發伏頗捷。餘衆却轉入巴山。合而爲一。未知向後如何。制帥迺邏搜回。已抵合陽。觀賊所向而圖之。最是交廣之憂。不可不

慮。前此入蜀之兵。本三十萬。忽抽二十萬入雲南。見茂州所申。自曲納族節節透入。已至渭節村。風節村十八族多已投拜。若得此蠻長驅而往。則大理危矣。邕宜其可不警。臣向者已亥之歲。僑寄毗陵。曾聞蜀帥陳隆之具申朝廷。謂韃賊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國。幹腹入寇。密院劄下廣西。經略徐清叟。嚴行體探。預作隄防。後來清叟到大理。自杞等國。回報繳申。今可覆視也。近又從邸報見樞密都承旨蔡節奏章。專坐

廣西經略蔡範申到事宜謂邕宜深爲可慮與
今來牟申之所言及向來陳隆之所申大槩一
同臣竊惟韃虜向與金爲讎掃穴犁兆自燕徙
汴盤旋積歲竟不能過黃河以遂其不奪不厭
之志或教之曰河之尾有路可以轉入於是破
西夏踰積石踐蜀境竟求以快其欲而後已今
其與我爲隣也虔劉我兩淮荐食我西蜀所幸
天限南北長江洶湧不容輕涉然數年以來嘗
驀過萬州以下之胡灘透漏黎州以後之大渡
河○彼○其○姦○謀○詭○計○未○必○不○曰○河○之○尾○有○路○可○以
感○金○則○江○之○尾○亦○必○有○路○可○以○窺○我○無○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

縣一宣威新
建宜將總所
之權併歸宜
司一益昌舊
為制總置司
之地有寶峰
山屏其左嘉
陵江限其右
宜于此郡築
城移沔戎司
一屯固守

為數至二十餘萬。而荆鄂之兵不如昔。蜀去天
萬里。閩外之事不可遙制。故擇兩帥以分其憂。
荆鄂正今要衝。列戍分屯。權當歸一。故命督府
以總其勢。莫遠於蜀。莫重於上流。委寄得人。則
區處有道。赴赴雄斷。是用出此兩淮。所以蔽江
浙。而自浮光陷虜。惴惴然常有抱虎之憂。長江
所以限南北。而自淮堧被兵。凜凜乎常有飲馬
之懼。故收疆壯以實軍籍。兩淮皆然。沿江亦然。
不如是。恐反以資寇勢。實使之不容斬也。廣科

降以修戰備。兩淮皆然。沿江亦然。不如是。恐無
以禦寇。勢實為之。不容吝也。蜀楚之兵。雖已溢
額。而不可驟減。江淮之兵。雖無虧額。而不可不
增。蓋敵勢尚強。國威未振。撫事應變。權時施宜。
凡以為一時備禦計耳。人皆以為今之患在乎
兵少。不足以強國。臣獨以為今之患在乎兵多。
反所以蠹國。今天下兵數視祖宗時。何啻數倍。
廂禁軍散在郡國。殿步司拱衛京都。御前軍分
屯要害。皆官軍也。蜀有忠勇。襄漢有保捷。兩淮

袁甫論帥臣
謀邊甚疎謀
身甚密外謀
甚拙內謀甚
工讎虜甚淺
私讎甚深

有義士皆民兵也。禁軍本以備征戰。今供雜役矣。御前軍專以充調遣。今多占破矣。散在郡國者。動干紀律。而每懷不逞之志。號為御前者。屢增券廩。而且無厭之心。竭天下之力以養兵。而流弊至此。尚足為國哉。

中書舍人袁甫上疏畧曰。今日事勢不當論安危。當論存亡。夫關於國家存亡之最急者。莫急於鞑虜。聞將三路並進。按只解與逆全妻將自山東窺我淮甸。速不解將自木波界窺我西蜀。

倂蓋將自陝州窺我襄漢。倂蓋本主和者也。近者淮安叛兵。倂蓋舉兵相應。所以致此者。蓋亦有說。武僊田八鞞之深仇。襄州輕於接納。已為失策。李伯淵又以詐奪愛頂焉。由是倂蓋之怒愈甚。然則和好已難諧矣。始輕戰而挑鞞。中議和而款師。今戰既不可。和又不成。勢甚迫矣。尚覲和而忘備哉。

甫又奏畧曰。自古主於綏懷。則不輕用武。主於敵愾。則不屑招納。今既許其勦。又許其招。雜用

論邊事搖軍
心于外楮幣
搖人心于內

論詔旨丁寧
貴明白洞達

錯施。初無定守。有謂秦鞏不可棄者矣。而又惑於鞭不及馬之論。有謂秦鞏不可納者矣。而又搖於獸窮則搏之說。委恢珙以通好於倂盞。然今之窺我者。倂盞也。和安可輕信。任范葵而加兵於唐宿。然今之為吾患者。唐宿也。兵豈可輕舉。首鼠兩端。莫知所決。宵旰之憂。其有既乎。

甫又奏乞降詔撫諭四蜀。劄子畧曰。輶兵犯蜀。憂慮萬端。今趙彥呐隔在仙人原。音問久曠。陳隆之離興元。見住茶倉山。高稼在沔州。亦無音

耗。朝廷就令四川總領安癸仲撫諭軍民。陛下宜降手札。勞勉制帥。及撫諭使。庶幾遠民明知上心。亦使軍士生其氣勢。

甫又奏備邊四事。劄子。一曰固江陵以重上流之勢。二曰堰瓦梁以壯東淮之防。三曰處流民俾復生業。四曰責邊閩遣回韃使。

許應龍進慶曆六年詔陝西河東經畧司練兵卒。全城壁故事。

應龍又進藝祖命李漢超等軍中許便宜真宗

一請撥湖南九郡併歸一帥。總治江陵。一請法孫吳築瓦良堰。一區處淮民。一王楫欲來當專其責於邊。閩許應龍進慶曆故事。進藝祖真宗

朝故事

魏了翁進陸贄故事

劉克莊進蔡謨王羲之孫綽故事

吳昌裔請令大臣思靖難保邦之計

朝錢若水上言今日患在戰守不同心故事

禮部尚書魏了翁進唐陸贄奏議第十六卷與

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回歸狀故事

劉克莊進石虎死蔡謨曰胡滅實為大慶然度

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商浩北伐王羲之曰區區

江左營綜如此識者寒心桓溫謀遷洛孫綽曰

趨死之憂促返舊之樂賒故事

監察御史吳昌裔同臺論邊防事宜疏畧曰臣

等每謂今日邊事蜀中之患不在韃而在秦鞏

淮襄之患不在韃而在北軍昨聞鞏州汪世顯

等已降於韃為之引兵直窺階文則秦鞏之患

已有證矣近者訪聞襄陽城中北軍挾李伯淵

以叛半殲南軍制帥趙范帶親兵而出僅以身

免果爾則是北軍之患又有證矣竊惟荆襄東

連吳會西通巴蜀古人以為國之西門又謂天

下喉襟若為寇賊據其門戶扼其喉襟則吳蜀

中斷自上流渡江直可以控湖湘若得舟而下

直可以擣江浙形勢順便其來莫禦萬一有此

論軍實無楚
師之傲師乘
無音卿之和

則人心動搖。望風奔潰。雖有勇智。將焉用之。况
自去年以來。郭勝叛於唐。范用吉叛於均。尚全
等克敵叛於德安。皆以北軍相率叛去。今李伯
淵素號膽勇。為三軍所推。又逐人往來江浙。稔
知地利。若羣兇並嘯。四叛連衡。守我城池。據我
糧食。則其謀深計狡。將不止掠抄邊疆而已。

昌裔又論三邊備禦狀畧曰。竊知韃靼聚兵牧
馬。決意南來。一渡河洛以窺江淮。一由唐鄧以
窺襄漢。一託秦鞏以窺四川。三道並入。眾號百

萬。甚至修搭橋路。將帶羊皮浮環。以為飲江之
計。兵有先聲。雖虛實未審。然殆有深可慮者。胡
不以金人之初起。觀之。五月傳箭於國中。令鄉
兵備戰。至八月則點集。今秋風已動。非草地點
集之時乎。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至七八月則
取馬出澱。以備戰鬪。今童馬免乳。非出沒戰鬪
之時乎。漢備匈奴。率以秋冬。唐遣戍卒。謂之防
秋。中國於秋高馬肥之時。每嚴隄備。豈可以候
卒流傳之謬。遂謂疆吏張皇之言。恃其不來。而

不有待之乎。紹興庚申，兀朮分四道入寇。外則張燾等豫言之，內則陳淵等繼言之，下則京局小官亦言之。而秦檜忍恥恃和，漫不爲戰守之備。使無劉錡順昌一捷，則鐵浮圖必南牧矣。紹興辛巳，逆亮分四道入寇。舊相張浚首言之，老將楊存中力言之。從官金安節等交議之。陳康伯雖決戰守之策，然江沱燕安之久，使非虜酋自斃以歸，則紫茸軍必絕江矣。以今事力視紹興時，將無河北山西之舊也。兵無背嵬鐵山之勇也。器械無銳首駐隊之犀利也。舟師無戈船海鯨之堅壯也。况京洛潰師以後，精銳殲於鋒鏑，糧械委於蒿萊。京帑耗於允楮，邊儲空於生券。四總所科降之數，日積月壓，無以給其乏。然而邊民調度之餘，冰銷火燎，靡敝不知其幾也。以空虛無可恃之邊備，而當飄忽不可測之虜兵，脫或哨騎一來，直闖籬落，則沿邊鎮戍聞風蕩搖，惟有卷甲以南趨，必不能北向爲陛下發一矢矣。望陛下明詔大臣，延見議事，如建炎詔

書許令侍從臺諫聚議都堂講明軍政。如紹興典故。取張守四路帥守之議。經理淮甸。以為外禦之防。取表臣七處備禦之策。控制長江。以為裏虛之備。取允文三重防托之說。保護蜀口。以為上流之固。兵食之數有幾。當置講議一司。以考登耗之源。風寒之處有幾。當置修攘一局。以議攻守之要。偏裨材武。當有格法。逐軍事藝。當有掌記。軍書之措畫未上者。擇行之。邊守之貪懦不職者。易置之。而又命一重臣。視師江上。董督諸將。以訓齊三軍。如張浚汪澈葉義問故事。庶幾統體一而國勢張。思慮集而人心奮。何憂虜兵暴至乎。

論董鵬飛以守城死時當可以劫寨亡陳瑀以行邊執宜行推賞并罷總所對羅之法制司起夫之令

昌裔又論三邊防秋狀畧曰。聞防秋之說尚矣。薇作而遣。薇剛而歸。說者曰。周之戍役。猶今防秋之兵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傳者曰。齊之戍期。即今防秋之候也。蓋北虜風俗。四月放馬入泊。令逐水草。禁人乘騎。八月取馬出澱。飼以麥豆。準備戰鬪。國家當海東崛起之虜。立中國自

治之規。每於秋時。常若寇至。靖康有防秋詔。建
炎有防秋議。謂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
則虜又奔突者。李綱之疏也。謂時已中夏。去秋
無幾。惟博謀羣議。則尚可捍虜者。劉珣之策也。
謂防秋之期。才一兩月。而控扼守禦。蓋非一塗
者。張守之言也。謂秋防事迫。僅有兩月。而防托
戰守。尚無定謀者。葉夢得之請也。今計秋風不
十日矣。韃之驃悍。過於殘金。師之出沒。飄若風
雨。但聞其以草青爲放牧之候。棗紅爲出哨之
期。則避暑而遁。逐涼而來。乃狼子之常也。不知
上下所以禦戎者。亦有如中興之深畧乎。分上
下流。守淺隘口。修戰艦。閱水軍。此防江上之秋
也。斂淮東戍。厚淮屯。募土豪。訓義甲。此防淮壩
之秋也。招水手。葺海鰵。結固民。旃。選擇嶼長。此
防海道之秋也。援忠勇。集流移。繕修城壁。開浚
海櫃。此防京湖之秋也。固三關。天險。闡諸道。支
徑。補兵籍。峙軍糧。此防蜀口之秋也。昔靖康之
難。虜方退師。上下恬嬉。遂謂無事。方建議立東

一論本朝仁
政謹刑息兵
二論朝政邊
議貼黃論蜀

危急事

宮開講筵。復春秋。罷配饗。有言責者。日論京黼
之黨。當事任者。謀逐許李之賢。密院欲追擊賊。
三省欲護出境。宣司欲調戰士。廟堂欲止援師。
行移二三。命令反復。玉輅之索。爭議未定。而鐵
騎已過河矣。故當時有不理會防秋。却理會春
秋等語。吁。此豈二曾之善戰哉。亦一時謀人之
不臧。有以致寇而深之耳。

昌裔又奏

本朝以仁立國。其得天下也。不妄殺。一不辜。

其謹刑獄也。不誤入。一有罪。其懷遠人以
恩。不加以侮慢不恭之誅。其體近臣以禮。
不坐以曖昧不明之過。漢以王恢首邊釁。
兵連不解者踰三十年。而本朝謀臣務存
大體。不曰澶淵卻敵之後。十九年不言兵。
則曰陛下即位之初。二十年不可道用兵。
不曰首兵必有冥謫。則曰用兵不是好事。
蓋恐干戈一啟。有貽根本之憂。唐以林甫
陷善良。羅織被罪者幾數百家。而本朝議

論務從忠厚。不以女奴之僞書而誣正人。不以奏邸之傲歌而網名士。不以詠檜之詩而終棄奇才。不以興甲之語而深罪舊弼。蓋恐刑獄一興。有以開荆棘之路。此皆列聖仁厚之德。大臣深遠之慮。所以培護元氣。而祈天永命於無疆也。不幸其間小人相繼用事。以深入之說而啟兵端。以陰中之術而造黨禍。然仁聖相傳。神武不殺。未嘗一墮其奸謀。故熙河之師。王韶實倡

之。而當宁歎息。深咎廷臣之不言。涇原之築。李憲實繼之。而中使奏聞。乃痛邊民之疲敝。部湟之復。朝廷初無堅決之謀。而童貫造釁。師敗者數十萬人。燕雲之取。聖訓嘗有全師之戒。而蔡京首謀。兵潰者五十萬衆。是階厲者之罪也。而何足以傷祖宗之仁。華亭之獄。安石之子。雱爲之。會上察其誣。而事遂寢。同文之鞠。蔡確之子。涓爲之。會事無其證。而計不行。元祐之籍。等定

者三百九人。天示其威。而碑什不立矣。趙汾之案。根連者五十三家。天奪其魄。而款其不書矣。是執讒者之過也。而何足以累祖宗之聖。上天有祚我宋之心。祖宗無拂人心之事故。雖王室屢經多難。而國勢安若泰山。蓋其所以貽謀者至深且長也。

孝宗皇帝睿斷明謨。雖博采於衆議。而虛心曠度。實公聽於外廷。熊克以曾覲薦。而權直。則宰相入奏言之。劉甄夫以王洪薦。而得召。則政府授牘問之。葛揆以內臣薦。而欲除要官。則宰執又留班奏之。是議政之地。未嘗使小臣與聞也。有邊事。則令侍從兩省至都堂會議。乏將才。則令制領將佐赴樞密院審察。議恢復。則令朝士之可與大計者。令兼局官。幾密之地。未嘗許游士請謁也。孝宗二十八年之治。所以光明俊偉而不可及者。豈非朝廷邊鄙之事。操執綱要。而微賤冗散之士。不得以輒與其議。

哉。

貼黃。臣蜀人也。向在臺時。屢言蜀事。謂趙彥
呐年老智窮。所當儲代。又於秋防一疏。論
蜀必危。而朝堂廷臣之言。曾不留意。今聞
虜騎徑破閬中。分爲兩隊。一沿江至順慶。
一絕流指潼川。曹友聞以轉戰。敗于芭蕉
谷。劉孝全以食盡。潰于鷄翁隘。趙彥呐以
羸卒退保劔門。今又之江油。楊恢以無兵
禦閬寇。今已趨東關。辛楹以按部行項容。

孫以新除去。潼遂順慶。皆無守臣。驚移之
舟。邀截于虜。揜面赴江死者。以數十萬計。
此得於著作郎李心傳十月十七日成都
書報如此。吁。蜀亡矣。或者但知以斬將之
虛捷。告于廊廟。而不以敗亡之實證。聞于
朝廷。衆議欲除一宣諭。從夔門經理。今已
旬月。而未見施行。又聞有臺臣有言。欲斥
逐小吏之壅蔽蜀事者。公論咸以爲快。而
亦未見檢會行遣。豈朝廷之議。殆類於棄

論西蜀南蕃
蠻王阿永申
烏蒙國都蠻
王阿呂申攻
打大小雲南
迫我後戶宜
急關防

蜀耶。

冒裔又論湖比蜀西具備奏畧曰南方諸蠻之
大者莫如大雲南其次小雲南次烏蒙次羅氏
鬼主國其他小國或千百家爲一聚或二三百
家爲一族不相臣屬皆不足數而其他皆蜀之
徼外諸蠻接黎州大度河之對有所謂邛部川
邛部川之後卽小雲南也邛部川之下卽兩林
虛恨蠻虛恨之下卽馬湖大江蠻之部族夷都
蠻也馬湖大江蠻每借兩林虛恨邛部川路販

馬于青羌彌羌時有好馬至叙州互市皆得之
西方馬湖一江自敘州入江至開邊寨右去爲
大江蠻左去爲小江蠻小江卽烏蒙部落也烏
蒙疆界稍大於諸蠻可爲雲南之次所有之地
隨小江而上遶出大江兩林虛恨之後與小雲
南相接烏蒙之下卽呂告蠻呂告之下卽阿永
蠻其他皆與蜀之諸郡接由邛部川可通黎州
大渡河由虛恨可通蛾眉縣中正寨由夷都可
通犍爲縣沐川寨由大江蠻可通宣化縣崖門

及敘之開邊寨。由呂告可通長寧。由阿永河可通瀘水之江門寨。此皆通行往來之路。今小雲南已困。小雲已亡。若烏蒙次第皆破。則驅諸蠻行熟路。嘉定瀘敘長寧皆可至矣。而臣之所憂。又恐其捷於湖右。蓋阿永與播接。而瀘之仁懷。綏遠寨。實出播州之境。又與思播相連。而思播可連南平珍黔。以出鼎澧。初無關隘。止以山等爲限。可十日。自烏蒙來呂告。亦可十日。自呂告來阿永。可八九月。阿永來播州。可七八日。播至

鼎澧。亦不過旬日。而羅氏鬼三國在思播之後。亦可透辰沅。萬一計出於此。不但蜀邊腹背受敵。而湖右之腹心先潰。可不畏哉。臣謂廣西固當備。蜀西之南徼。湖北之南鄙。尤當備。蓋廣西猶可誘曰。炎瘴之毒。非彼所宜。在蜀西。在湖北。則併炎瘴無之矣。以冀北之馬。而行於無所障礙之鄉。其鋒何可當耶。臣以爲敘州兩江之會。當用桑愈之說。增兵屯駐。扼塞要衝。思播田楊之族。當推赤心。置其腹中。相爲犄角。以爲烏蒙

國之藩籬。使借兵出漢之謀不得逞。則西蜀之南徼。屹然如金城之不可拔。辰沅之間。當用史子翬之策。增兵屯鼎澧之間。當臣寮之說。選擇憲守。以爲羅鬼國之前拒。使幹腹旋出之師。不可得進。則湖北之南部。截然如中防之制水矣。然在蜀者。宜申勅蜀帥。使之用力關防。毋爲輕敵之舉。在湖北者。宜亟建荆閩。使之盡心區處。毋爲漫浪之計。不然則長江在吾北。不足爲吾之限制。而江以南爲其所躡躡。宗廟社稷。將何地而置安哉。

宗叙請募貧民戍邊屯田

金世宗時。宗叙嘗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麩粟。旣貧者無艱食之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勞。得專農業。上善其言而未行也。十七年。上謂宰臣曰。戍邊之卒。歲冒寒暑。往來番休。以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奪其農時。敗其生業。朕甚閔之。朕欲使百姓安於田里。邊圉彊固。何術可以致此。左丞相良弼曰。邊地不堪耕種。不能久戍。所以番代耳。上曰。往歲叅政宗叙嘗爲朕言此事。可

趙秉文請遣臨潢一軍擣比之虛

謂盡心於國者矣。今以兩路招討司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泰州等路分置堡戍詳定以聞。朕將親覽上追念宗敘聞其子孫家用不給詔賜錢三千貫。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

金東海侯大安初北兵南嚮召平定州刺史趙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下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主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採者也。

胥鼎論代州戍兵不可撤

金宣宗貞祐三年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河東路兵馬都總管胥鼎上言。嶺外軍皆已南徙代為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為藩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如所請。詔從之。

請防開河北山西河東流戶盧庸陳防秋便宜

鼎為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上言。詔諸道按察使講究防秋。按察轉運使盧庸陳便宜曰。自鄜延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河大山

為之屏蔽。恃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鬪。熟于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又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又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無何。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即罷之。

侯摯請勿棄海州而他徙

興定二年。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于轉輸。奏乞遷于內地。詔問資德大夫兼三司使尚書右丞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

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為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故。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憎。後難圖矣。臣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諭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煮鹽易糧。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沐陽之地。可以為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上是其言。乃止。

李忽蘭吉論成都初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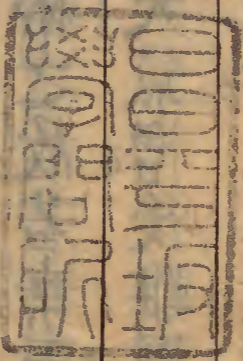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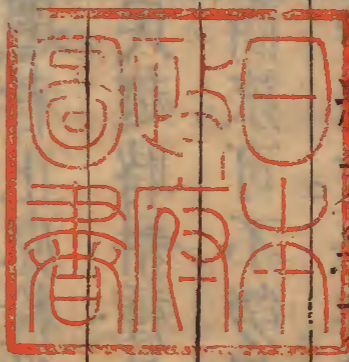
元世祖時。成都失利。帝遣人問所以失之之故。

城軍壁未備
宜加修置

郝經論四川
河南京東山
東當置四總
帥

及今措置之方、昭勇大將軍夔東路招討使李
忽蘭吉附奏

中統元年六月、郝經備禦奏目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九終



